



三

嶺

野

野

十

嶺

氏	泰
墨	維
彪	盛

三朝野紀目錄

第一卷

泰昌 庚申八月

第二卷

天啟 庚申九月起至甲子十二月

第三卷

天啟 乙丑正月起至丁卯八月

第四卷

崇禎 丁卯九月起至庚午十二月

第五卷

崇禎 辛未正月起至乙亥十二月

第六卷

崇禎 丙子正月起至辛巳十二月

第七卷

崇禎

壬午正月起至甲申三月

初得書估本錄之後得膚公先生手稿本校一過本題曰三朝野紀改題實錄寫者之昧也道光甲申四月



三朝野紀卷一

江陰李遜之膚公

泰昌朝記事

光宗貞皇帝為神廟長子母孝靖王太后萬曆十年壬午八月十有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以進遂御幸焉賞頭面一副既而諱之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太后宴言及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故事聖躬有所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閣即注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為驗至是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頸發赤慈聖好言相慰謂我年老矣尚未弄孫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時鄭貴妃有盛寵每與神廟戲輒呼老嫗嫗暗行譏刺神廟嘿然不自得故誕生後一應恩禮俱從其薄僅進封孝靖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遂進封鄭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疏言恭妃誕育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即降明詔冊立元子為東宮奉旨以應麟疑君賣直降邊方

雜職科道楊廷相等救之俱不聽嗣後廷臣請建儲者俱得罪降削有差緣鄭貴妃恃寵乞憐欲立福王爲太子也北上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借貴妃詣殿行香要設盟誓因御書一紙封玉盒中以爲信後迫於廷臣而慈聖又堅主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云然直遲至二十二年始以皇長子出閣講學二十九年冊立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後追諡爲孝元皇后時光廟年已二十一矣

光廟初出閣講學一切典禮俱從減殺故事講以巳刻寒暑則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煖耳光廟方出諸講官入郭正域卽宣言曰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卽講官忝列禁近若中寒得疾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內閣俱圍鑪密室聞言始擡火出乃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

初出閣時年僅十三聰穎不凡閒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

竝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大義應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董其昌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每講則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卽語內侍移銅鶴可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眾皆歎服光廟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伺內意以爲神廟有易儲之舉以此構釁造閒且肆毒朝神各翦所忌而門戶之名立矣其事俱詳神廟實錄故不具論至四十一年福王之國河南而事始定四十三年又起梃擊一事時東宮侍衛蕭條有男子張差持赤梃突入東宮殿簷下打傷守門人璫輩共執之奏聞始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是黠猾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瘋癲之說提牢王之案詳加詰問乃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卽打語多涉貴妃之案疏聞科臣何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外議洵洵神廟不得已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

殿聖母几筵前行告慰禮召見羣臣面諭曰太子國家根本朕豈不愛諸皇孫且振振眾多何外廷疑朕有他意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神宗怒責其恣肆命拏送法司復諄諄理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又諭羣臣每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本宮爲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璫於內廷方事初起中外驚駭至瘋癲之說倡議者謂其意有所爲而王之宋直發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爲然形跡愈露然必窮究其由來所傷實多神宗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於理亦有深意又賴上仁孝曲爲周旋法正而宮闈安所全甚大使是時福藩尚在邸中則事更難處而維時主瘋癲者遂以察典罷王之宋官且坐以削籍奪誥何士晉亦外遷則不平甚矣夏允彝曰挺擊之事之宋所訊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爲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

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辯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涕爲斃二璫以解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闖入諸臣危言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東宮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必以此爲執法者罪案是何心歟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宗寢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科道各官叩闕請對御史左光斗謂從哲宜率百官問安從哲曰上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神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且公當直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答明日壬辰九卿臺

省入思善門候問甲午召見閣部大臣尋卽出皇太子尚踟躕宮門外漣光斗語東宮伴讀王安曰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輕出丙申神皇崩次日丁酉以大行賓天告於奉先殿頒遺詔

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爲三殿二宮未建權宜采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張熈馬堂胡賓潘相邱秉雲等俱撤回其加派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悉蠲免

是時稅監徧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月無虛牘概行留中辛丑冬神宗抱病甚篤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內閣沈一貫旣承旨未卽發忽有內閣二十餘輩踉蹌來追一貫猶豫未定闔輒自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又二十年至是首詔傳免民間歡若更生云令旨又念遼東缺餉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務沾實惠又旨發內帑銀一百

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給腳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卽發給事范濟世要從哲於會極門言大行在殯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潑曰留中二字天下方蹙額且稱奉遺命正繼述大孝也何不可之有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上閱章奏恆至半夜某等何敢留遂發之

諭禮部遵遺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爲皇后尚書孫如游執奏曰本朝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帝念皇貴妃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輔臣從哲亦執奏如如游言時鄭踞乾清宮託保視爲名知李選侍有專寵因與請封后結歡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賴閣部持之而止貴妃始移居慈寧宮凡朝謁尊禮仍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

光廟此舉以消讒閒以釋疑城誠爲厚事然非制也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皆用紅鄭貴妃有寵神廟欲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三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不聽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用後孝端崩一切宮中事俱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範嚴正如此況王昇疏所述貴妃待孝靖者種種無禮乎是時穆廟劉昭妃尚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迎劉太妃於慈寧宮傳諭立后俱用劉太妃令行之禮也

上命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淮俱升禮部尚書入閣辦事二臣原係神廟親點批紅未下至是因輔臣方從哲催請始下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召舊輔葉向高於田閒時從哲獨相多年不協人望廷臣言之再四從哲亦具揭申請同時俞旨點用七員前此所未有也惟韓在京卽日到任餘皆差官欽召來京

諭禮部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尋

改惠王於荊州桂王於衡州差官督造府第瑞王於天啟七年二月十一日惠王於三月廿二日桂王於四月十七日相繼出京就國時逆閹用事希圖神器故急遣藩封以弱根本也

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灑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愆居聞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朝儀嚴肅豈容褻慢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俱要十分謹慎仍前肆行違禁者糾儀官指名參來重處先是戶部主事鹿善繼請發金花銀濟邊奉神宗旨降處吏部爲之請方准復原官矣科臣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一信任仁賢二推廣恩澤三斥遠嬖佞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奉旨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備犒賞諸費朝瑞擅請停止爲大不敬本當廷杖念卽位之初姑從輕降一級調用閣疏言善繼方蒙恩復職借金花者蒙及寬政議金花者獨蒙嚴譴非一視之仁乞免其降謫科道各官亦具疏救俱不聽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開爲國本建言得罪王德完等三十三人又



開礦稅及他事註誤諸臣請旨錄用時科臣周朝瑞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即日而起之猶爲濡遲就使疲癯尪羸均宜沛之寵異以俟其自陳又或且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身繇上齎志長沙也哉於是廢閒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各寺皆滿不可勝紀矣

起升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王德完爲太僕寺少卿鄒公以萬曆丁丑登第值張居正不奔父喪上疏爭者俱予廷杖公入朝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沈思孝四公杖畢歸寓草疏次日詣會極門投進值日內閣詰之公曰吾告假本耳疏入亦予杖一百遣戍貴州居正沒起居諫垣又以直言謫再起再謫至是以刑部郎家居三十餘年矣世以其出處卜消長命下士論快之王公則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一時並起鄒公已年高德劭涵養粹然有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嫌怨參也或謂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至訾之

爲兩截人又有訾之爲僞學者善乎倪文正之言曰自元標以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一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豈不可慨也哉王公再起以疏爲封疆諸臣請寬爲魏忠節所參而周忠毅保之一時同志幾成水火云

禮部孫如游疏請冊立東宮言皇上毓德青宮元子朝夕與居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迪之嚴又以父而兼師今日有萬幾卽欲與元子煦育提撕勢或不能然則冊立遺詔先帝非直爲皇長子慮亦兼爲陛下慮也禮科楊漣亦疏言之且厯考冊立故事云今皇長子年已十六矣以皇上御極未旬餘較列聖冊立之年爲尚早以皇長子厯年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未舉較列聖青宮之日爲已遲奉旨皇子年尚幼質清弱於禫服後擇吉行閣臣部臣復請之言前四十三年先皇召羣臣於慈寧宮元孫在側已見丰采岐嶷偉然有成人度何至今日猶云清弱服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朝廷爲二十七日今擇九月之吉去釋服已半月餘正與

前旨今諭合乞卽賜允行始奉俞旨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至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閣議顯宗恭皇帝給事中魏應嘉駁之曰昔東晉恭帝南宋恭宗二號當時光景已不堪言追維先帝聖謨不可殫述持眾美而效之光昭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草舉事令盛美不彰何心哉疏出公論臆之故得改擬今諡云

上不豫上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後日親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升座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連幸數人聖容頓減十一日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上一夜數十起支離牀褥聞鄭貴妃日夕視疾趨旨邀封太后再諭內閣下禮部具儀禮部孫如游力言查本朝無例而止給事中楊漣疏言臣等於十六日隨大臣宮門問安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各相驚駭至詢問所以大不安之故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

不食用藥者之肉傳聞爲內官崔文昇然則外傳爲興居失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乞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并乞皇上沈心靜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眾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眞和又言臣署事禮科見都督鄭養性揭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如所稱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故養性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二十一日疏上二十三

日傳召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部院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張問達吏科范濟世河南道顧慥并兵科楊漣共十三人入乾清宮皇長子侍立上曰朕在東宮感寒症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勞苦不進藥已兩旬

了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又諭冊立事從哲對曰冊儲已卜吉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指皇長子言他伏侍人都有了事都妥了又諭冊立貴妃禮部孫如游對曰俟二后封諡東宮冊立諸大典既竣當次第行上領之諸臣叩首出

楊忠烈自述略曰二十日聞帝疾甚漣私念鄭雖出宮李在左右前封后之諭尚在萬一彌留之際串作遺詔奈何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已思不在成名要在事濟故削去諸惡論以進御之言并歸之傳聞流播使上悅而賜覽或得停封卽事濟矣疏既上亦分崔方用事李庇之上復病不覽文書方爲崔祕契一發票豈有全理只待旨下詔獄耳二十二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及閣部吏科河南道既入朝孫宗伯語曰大洪何爲上昨日本不知今宣校尉乎恐上怒漣曰崔奸實誤上何忍不言既至左掖門周太宰曰我前日正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上未御并未說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且漣前署

禮科如封太后事諭尙在內閣萬一內閣從臾貽他日之禍奈何今日召對死卽死不敢不爭已內閣方借新相劉韓二公至周大宰孫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爲昨日本事望爲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漣漣曰上明明爲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尙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尙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後諭何以尙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爲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何可怕只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帝意甚悅目漣者再指今上語他的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臺省各候官門恐詔杖願公本救見漣出乃共喜今小人并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先帝亦今上冲年乎沒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腸

三朝綱目  
二十九日再召從哲等十三人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顧皇長子諭羣臣曰卿等輔他爲堯舜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語未既李選侍拉皇長子入嘈嘈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含憤向上曰要封皇后上色變禮部孫如游因奏封選侍爲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又語及壽宮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云是朕壽宮諸臣云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官進藥者何在從哲對有李可灼自云仙丹未敢輕信上命中使宣可灼進診視畢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娘至趨和藥諸臣復入可灼用乳調藥以進上飲湯輒喘進藥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日晚可灼出閣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趨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復問服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諸臣退次日五鼓內傳宣召甚亟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時九

月乙亥朔也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不得而聞是日以問安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亦與焉賓天後猶奉皇長子令旨賜可灼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裏則首輔從哲所擬旨也

十月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董文敏曰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人心有在善政之外當青宮毓德有夔夔無慄慄內廷苑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陛前曉諭神宗以貴妃屬帝卽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遵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卽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使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有不可知者矣

三朝野紀卷一

三朝野紀卷二  
天啟朝記事

熹宗愍皇帝爲光廟長子母孝和王太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東宮光宗登極一月而崩上猶爲皇長子時年一十六歲羣臣擁之卽大位冊立張氏爲皇后崇禎年上尊號曰懿安皇后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光宗病亟內旨趨召羣臣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時庚申九月初一日也科臣楊漣謂豕臣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嗣皇年幼無嫡母生母此時宜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爲安眾以爲然乃語閣臣方從哲漣先諸臣排闥入闈豎持梃亂下漣厲聲云皇帝召我等今宴駕嗣皇幼汝等阻門不放入臨意欲何爲闈者卻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強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首呼萬歲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闈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

命召回且喝諸臣曰汝輩掖之何往小爺害怕遽來牽嗣皇衣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共擁嗣皇登輿至文華殿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復擁入慈慶宮一燦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嗣皇首肯諸臣退有議即日登極者以諸大典禮未行於義未協令禮部具儀擇日行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公疏請安梓宮於仁壽殿移選侍於後殿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廷之有乾清猶外廷之有皇極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儻不早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立見於今有不忍言者疏入選侍

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語以母子同宮王安忿然因宣言於外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以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喫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宮異日封號故在且嗣皇年長矣即無奈選侍若屬能無懼乎進忠默然去至初五選侍尚未有移宮意楊漣語方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也罷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理今日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也漣叱曰國家事豈容姑息且汝輩食何家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立候上批得旨即日移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宮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爲羣閹掠奪踉蹌移至噉鸞宮選侍泣下內侍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命立行追究

御史王安舜疏言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突聞賓天之事眾論

紛紛咸謂不知誰薦李可灼進紅鉛一丸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裏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謬猶可言也知其爲謬而故薦之故賞之不可言也奉令旨李可灼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文文肅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挺擊事干宮闈豈可推究掩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案多在一賞譬如富家翁疾延醫時翁面許謝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自是閒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開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肉尚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宮其理明白易見移宮之後存以大體捐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給事中周朝瑞疏駁繼春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疏辯謂保全選侍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羣鬧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考父伶仃之皇入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云云奉旨雉經入井等語有何憑據著令回話繼春以風聞對有旨著削籍爲民自此遂成葛藤云

楊漣疏敘移宮始末云臣當日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宸居旣安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言猶在耳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後來忽有蜚語傳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風聞歎

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乞皇上於皇弟皇妹特勤召見慰安曲及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日特諭曉示廷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訛傳釀成他日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至乾清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躬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陵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彼既毆崩聖母每

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

此卽要典中移宮一案當時楊左何嘗不請加恩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句皆諭中之語乃復盡舉爲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前後詔諭矛盾不知熹廟亦有知否

命議改元以今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終稱泰昌元年明年正月始稱天啟

左忠毅曰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啟億萬年之祥開其始是古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之不改元之是又不貽今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所謂禮隨義起者也陝西撫臣報黃河清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仍



舊濁流其清三日

河清世稱瑞應然歷考前代無一善者漢桓帝延嘉八年河清  
明年帝晏駕靈帝建寧四年河清未幾黃巾賊起隋煬帝大業  
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水清後二年唐興而隋  
亡唐高祖武德九年河清蒲州是年太子建成欲殺秦王後秦  
王殺建成元吉太宗貞觀十四年陝西秦州河清高昌王反十  
六年懷州河清突厥入寇二十三年靈州河清帝崩元宗開元  
二十五年淄州河清是年廢太子瑛肅宗寶應元年陝州河清  
河東絳州等處將士作亂宋徽宗大定二年乾寧河清是時蔡  
京專政或曰河者臣道宜濁而反清下不恭之罰也此皆見於  
前代彰彰者至我明正德閒黃河清逆瑾亂政宮車遊幸無度  
致有寧藩之變是時魏忠賢肆惡殺戮忠良幾移國祚故亦先  
有河清之兆云

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各疏彈經略熊廷弼廷弼屢辯不已  
具疏請勘卽命三臣勘之楊漣疏言使風聞言事之人卽作原事  
勘問之人實爲非體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已童蒙上廷弼功罪  
奉旨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仍許及時起用改用袁  
應泰代廷弼經略任

高汝栻曰廷弼任事纔十餘日遼陽之頽城如新喪膽之人心  
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童蒙入遼官民  
士庶遮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其功不小  
第其性甚急刻期鳩工鄉紳青衿役皆不免又細打各弁斥逐  
遊客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若勝心所激屢疏肆辯幾成罵  
詈實乖大臣之體功在存遼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矣

初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城閒住而不用  
爲兵私出者卽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攜四人來內有  
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啗以果餌誘之言家安然在彼中攜小  
兒行使人不疑窮之乃知故先在開原作內應者立磔以殉賀世

三朝野紀一  
賢久有異志廷弼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歆已而諸將有密啟其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歆血正爲此第各自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其嚴而以寬收人譽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令來投卽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阻爲令世賢與尤世功竝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啟曰實十萬也城決不能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勢已不能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開不行應泰左右皆閒宜其敗也

許重熙曰降丁內應一愚應泰於遼再愚元化於萊書生之誤國兩見戚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兵率眾渡河既陷瀋陽乘勝過代河直抵遼陽城下時二月十

八日也應泰自出城督戰我兵不支復退入城相持四晝夜至二十三日城樓火起降丁內應城門遂開應泰與按臣張銓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應泰知事不可爲身佩劍印引刀自裁廷魁返署沈二女二妾於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於都司同知冒日乾亦自縊銓自城頭回署李永芳入見訴不得已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擁之出見責以拜銓大呼曰我天子憲臣豈爲拜汝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我豈從胡不速殺我怒令人持之去已又以好言慰之終不屈曰送汝歸何如銓謂力不能殺敵無顏歸速死爲幸知不可奪送還署中銓至署望闕五拜又望家四拜別其親遂自縊死謂李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後立廟以祀

張公沁水人先任江西巡撫時先忠毅爲南康司理最被知遇引爲同心遼事棘從按部時條上方略極言經略楊鎬等不可用人爭以諂邊事推之遂改按遼東抵任極與經臣爭受降事

不能得竟同及於難先忠毅嘗言其形貌魁傑望而知爲偉人  
好議論喜讀書在官著春秋補傳曾付先公較正宜其大節皎  
然如此先公有詩弔公云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  
青霄白日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澹朔風怒燐碧沙  
黃霜滿路孤忠畫策不見收書生復計招降誤鐵甲憑陵胡馬  
嘶煙合城頭腹心蠹臣非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  
裂背折驕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闕何從容前有睢  
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死所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  
上烽急羣推肉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戟髯劍筆鏢相向多公  
先見用公晚浩氣猶爲本朝壯大夫磊落斗牛寒羞殺檻車責  
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聖主報忠原不薄志  
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歿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邊事  
不可說安得尚方斬辱國之妖魔

公初司理保定有兩是亭祀楊公繼宗許公遠公夢二公前揖

曰待公而三也至是果符其言事聞贈卹有加諡曰忠烈

何公大同人諡忠愍 崔公陝州人諡

又命合建祠名曰昭忠祠

姚文毅曰袁應泰前任永平募兵訓練關外需糧糗火藥隨呼  
而集廷弼在遼陽頗賴焉故舉以自代既受事於廷弼所建置  
微有更張受降一事尤不厭人心然誓於神言宦遼卽以身委  
遼病醫於斯死葬於斯棄遼去者神明殛之城破之日拜闕拜  
親從容自縊內姪姚居秀從縊僕唐明慟哭縱火焚樓而死後  
之攜手入關者視之怍死矣應泰本循吏才卽置之邊徼當屬  
之以轉輸供億之寄乃使之嬰危城衝勁敵豈其任哉此亦官  
人者之罪也

遼陽敗報至舉朝驚恐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邊一載未有大失  
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部議  
覆上諭曰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各降三級

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革職爲民起廷弼爲尚書仍經  
略命撫按敦趨就道刻期視事時首輔福清葉向高被召未至皆  
次輔南昌劉一燝主議也有閒劉於葉者謂欲阻其入朝向高信  
之而給事霍維華孫杰皆葉之門人也方以通內事爲冢宰周嘉  
謨所惡例轉外藩遂鼓其黨與新遼撫王化貞比爭獻諛福清曰  
麟閣功勳當唾手以待老師不使南昌與經略得志也於是福清  
入而南昌不安其位南昌去而經撫之袒分舉朝終日聚訟卒至  
併逆河西且起朋黨之獄盡以大權歸之中璫矣

封乳媪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服飲食與三宮埒

時科道侯

震賜王心一朱欽相倪恩輝等皆

有疏論之奉嚴旨各降謫有差魏忠賢時已入宮中客氏初與

內閣王國臣有私國臣原名魏朝後改今名既又私於忠賢王安  
方掌司禮監印客與魏協力擁戴安時內閣李進忠劉朝等俱以  
盜帑下獄魏初入原名進忠楊漣曾疏參及忠賢忠賢乞憐於安  
安盡委罪於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得無恙既國臣與忠賢爭客

而鬩直叩之御榻前上詢客意所向爲逐臣而留賢安心不平其  
事深加誚責客魏遂大恨安安適循例告病擬邀溫旨卽出有閹  
陸蘆臣者霍維華戚也通信維華謂安與賢正相水火有隙可乘  
華遂出疏參安賢尚猶豫未決王體乾心圖掌印力慫客氏激賢  
怒矯旨予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其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  
辰俱降責一空安死忠賢用事以維華之疏攻安也深德華華因  
引孫杰與通綫索漸密冢宰周嘉謨以年例黜維華於外杰遂疏  
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放歸次年杰亦以例外轉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言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  
其遽出致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之出入不禁非所  
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云及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  
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  
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朝逐一諫臣中旨也暮逐一諫臣中旨  
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左右前後之人又乘

三朝異紀一  
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  
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人主方以爲德我而愛之益視法家弼  
士如仇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生殺予奪惟所自出  
國家之大命隨之此宦官必致之禍也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  
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進忠也并  
導陛下以優人雜擊走馬者亦進忠也不則亦進忠之黨也陛下  
清明在躬如蒙泉初出乃竟爲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疏入  
逆閹欲票旨廷杖首輔葉福清力持之僅罰俸一年  
廷弼既拜命赴召特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九卿祖餞都門  
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守關先是化貞  
主戰欲用西制東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爲內應廷弼欲阻險守備  
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交章構爭不  
已於是諭兵部集羣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卽政府亦爲兩  
可之言不能斷決也二年正月騎巡行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

欲渡河紛紛南竄坐營參將孫得功等遂擬縛化貞以獻化貞  
大懼踉蹌而逃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畫關  
之說爲有當也以有守關之前旨亦並轡而南言者共以私逃  
論列奉旨逮化貞革廷弼職聽勘廷弼亦自詣法司咸謂廷弼奉  
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已而法司會審俱坐以  
大辟末微引及入議讞語屬刑部主事顧大章筆御史楊維垣遂  
疏大章鬻獄大章辯封疆之事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  
乃罪魁頗自謂持平今竝論辟矣業已辟之又何鬻焉維垣又參  
大章受廷弼賄四萬金代爲營脫大章又辯爾時會審者二十八  
人人各有單始而各出己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  
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奉旨奏剖  
既明仍舊供職後逆賢借廷弼封疆之案追楊左諸臣之賊而駢  
殺六命實本維垣之疏云  
廣寧之敗監軍道高邦佐在松山同事皆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

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報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愧也遂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而自縊高永曰吾不忍主人無伴亦縊於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爲歸其骨乎徒步入京爲佐姪世彥道之同往扶櫬歸又有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沒劉渠殺甚雄落馬而死羅一貴礮打傷三進三卻卒以自刎皆武臣中之錚錚者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致損聖躬昔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弑君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至貴妃欲封皇后禮部與科道執爭之哲漫無主持又議上尊諡稱恭皇帝同亡國之君如晉恭帝隋恭帝周恭帝如此謬戾實呪君國選侍欲垂簾聽政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旦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沓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乞速下九卿科道詳議將從哲速正兩觀

之誅并將可灼嚴加詰問奉旨下部據實會議左都御史鄒元標亦疏言從哲未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況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血染黃沙但聞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人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言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也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科道亦交章論之部院集廷臣會議云不重處可灼無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舊輔自疏認罪乞削奪以明其心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爾也奉旨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充淨軍舊輔事關國體不必深求是時舉朝附和同聲其持異論庇從哲者惟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汪度百六七人而已

次輔韓爌亦具疏述當日進藥始末云方先帝召見羣臣皇上焦

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顛天以禱恨不身代凡今之所  
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迨龍馭上升臣民慘痛  
凡今之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於口抑且不以萌於心卽  
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日何如情境若  
不詳明剖悉直將舉殞身非命之凶稱加諸好德考終之令主先  
臣拱所謂不忍肅皇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直  
使古今大變又再見於今已至進藥之輕率不效議止不力傳封  
雖寢而以查例屬禮部移宮雖奏而獨具揭後廷臣賞金雖成命  
而胡追奪不亟請尊諡雖考定而何始議不參稽從哲自應引咎  
臣亦何辭罪愆云云

按當日議此案者總以門戶分異同遂激成他日要典一書與  
梃擊移宮共爲三案且起大獄也惟蒲州本屬正人又身在事  
中具疏據實直陳議論持平可謂有大臣之節矣善乎王蔥嶽  
之論日坐以弑逆則深責以不慎則淺此何事而可不慎哉他

日熹皇以淫藥蘊毒馴至聖體腫蝕卒以不救誰則爲之則此  
番之正論未必無當也

御史周宗建疏言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  
外臣附和宜化中窺伺一款云近見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嘖嘖咸  
謂奧竅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目旣不識  
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智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嘖笑之暇漸  
與相親一切用入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  
倒而不覺云云疏入璫於文華講讀後指不識一丁語嘵嘵詬辯  
賴閣臣解救乃已已復疏論科臣郭鞏入幕呈身昏夜乞哀諸狀  
鞏亦連疏誣構於是內外漸相通而逆璫之勢張矣

刑部員外徐大化疏參熊廷弼因及周朝瑞等尚書王紀參大化  
久廢職業日事旁囂因言今有人焉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顛倒天下之是非同文館獄將興黃臺瓜詞已賦爲今之蔡京者  
何不出袖中之彈文以擊之御史楊維垣疏責紀半吞半吐紀因

直疏攻輔臣沈淮云淮內結奧緣外連僉王欺君罔上招權納賄  
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  
之爲京已彙括於此矣其交結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  
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蓄養死黨邵輔臣孫杰與京之固結  
吳居厚王漢之同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逐與安置呂大防  
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斥與貶謫常安民  
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陰握此又淮  
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者也是時廷臣  
之攻淮者不下百餘疏詬罵盡情始得旨放歸紀亦卽以審奸細  
杜茂劉一瓛事中旨責其遲誤革職爲民則逆璫顯然爲淮報怨  
也

蔡士順曰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遄死  
而死後二三年凡生前所欲爲者人無不爲之矣王公之疏不  
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

淮爲烏程之南潯人其鄉十里之中而出三閣老皆在啟禎數  
年閒沈後爲朱國禎朱後爲溫體仁惟朱持身稍正世無貶詞  
沈溫二人皆奸險深刻人比之杞檜一流豈彼鄉之地靈人傑  
固如是耶

禮部尚書孫慎行予告回籍慎行旣抗疏參方從哲已爲宵小側  
目至是又有秦王存樞請封其次子郡王事祖制親王次子封郡  
王若原係郡王嗣爵襲親王者其次子仍本等封將軍不得進郡  
王今秦王欲封其次子爲郡王非祖制也郡王已行賄內廷邀有俞  
旨下部部議執爭不得遂乞身去自孫王二尚書去而總憲副院

繼之朝局又一變也矣

左都鄒元標與副都馮從吾建書院於長安西街與同志立會講  
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罷恐開門戶之漸工科郭允厚郭興治  
復論之元標上疏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臣  
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  
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講學惟宜廢棄之日以此洗其磊



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臣太淺矣首輔葉向高亦疏言童蒙以講學論元標猶止論其事允厚遂并其人而訾之其意似不在講學在於明歲之考察恐有所左右其祖也年來門戶覺興互爲勝負人情多端過生猜疑臣未嘗不歎息於前事之過當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二科臣之疏頻奉內傳屢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爲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止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二祖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宋儒二百五十六年一切裂防決維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爲皆係於此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乎日來言官條陳率多拂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若是誠不知其解矣元標復連疏乞休封印出城始得旨予告從吾亦相繼去

閣臣票擬即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爲亦具疏糾評非二臣內傳

得力卽絲綸之地亦無可爲乎如是光景福清已不可爲矣安得不抽身也

先是遼陽新破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煙御史方震孺泣爭於朝曰將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旣得犒師之旨隨有巡按之命至壬戌正月已差滿回前屯衛造冊候代而兵至巡撫棄廣而走大帥祖大壽擁敗兵駐覺華島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著若彼借大壽之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卽日帥都司張國卿往招之握手與語曰將軍歸否耶歸則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卽殺我大壽泣下始與俱歸所得兵以數萬計火器糧豆以萬計而視師者不以聞主事吳淳夫徐大化疏論其攘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無過大化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劾罷之未幾給事中郭興治等借道學攻總憲總憲去而方罷歸至乙

丑興治再疏論河西賊方遂與楊左輩相繼逮問矣  
修撰文震孟疏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爲功名頽靡  
則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味爽臨朝鴻臚引奏第如傀儡  
登場了無生意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當以次白事獻可  
替否皇上與輔臣商決焉不惟聖智日練卽諸臣亦可試其職守  
若僅周旋進反祇畢朝儀何爲也經筵進講鋪敘文詞第如蒙師  
誦說一無開悟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閭閻無不咨  
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  
神祇成故事何爲也神情旣與羣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耳  
目所觸發自不越於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輩能解於是無  
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來中旨傳宣典範盡蔑爲弁髦有罪不誅  
而失機成案更來眾議紛紜憲章悉付於葛藤更可異者總憲二  
臣以講學之故使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詈道學以逐  
名賢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謂快

於駟馳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入  
留中不下庶吉士鄭鄞疏言留中乃壅遏之漸竊弄之機也遂奉  
中旨俱降三級調外

聞中璫見此疏於上前設傀儡戲指疏中語以爲此譏侮朝廷  
也遂觸上怒閣臣揭救不聽

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於南京朝以盜寶罪璫夤緣脫獄亡何  
以戎政內宣刑科毛士龍嚴爲抄參士龍以此得罪去朝竟以內  
操提督三千禁旅至是又與魏璫忤發其罪而屏逐御史宋師襄  
言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安在此皆朝之腹心親兵也况  
三千之外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  
其害已除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蓄怨藏怒之人  
潛布親信腹心於左右能保其不終爲患耶聚之則內宦卽爲內  
兵散之則內兵還爲內宦脫介冑而珥璫卷旗車而陛戟明示以  
聖明不復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至於平日手竊乾衡口

銜天憲誰為教猱翼虎若不點破朝即被罪尚不服辜毛士龍嚴為抄參旨幾中寢非朝所切齒乎邵輔忠乘機陷之而削籍矣皇上未授以太阿而朝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是以削者削謫者謫朝皆語於人曰我怒之我逐之也甚至署尾之閣臣主試陪推之司空徑點朝語於人曰我用之也

本兵張鶴鳴以熊王之敗自請視師復命疏明分左右之祖且起奸細一獄欲開縉紳之禍廷臣交章論劾謂喪師失地本兵之罪當與熊王同論且歷數其種種奸欺鶴鳴始罷去

以大學士孫承宗署兵部時經略未得人承宗因疏請詣關門相度商議奉諭旨賜蟒玉銀幣又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以兵部郎鹿善繼隨行贊畫承宗得旨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即陛辭行未幾即奉留鎮之旨自承宗出鎮而關門息警中朝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

夏允彝曰承宗練而材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

服且部伍器用亦精嫻但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略獨以為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歸居里中以戊寅之變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又曰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云然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督撫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壞也當江陵柄國九邊事如指諸掌如某將防某地某邊有事必先知之戒諭無失後鮮有繼者矣一邊撫嘗云葉臺山固不可及每邊城上疏必手書答之此後止發一名帖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

命中使領賞邊關將士督師孫承宗奏曰中使關涉兵柄自古有戒皇上不遣廷臣而遣內臣且多至四十餘人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為久願皇上慈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嘗試以觀兵為威福先是已有遣太監劉朝率內操諸璫

巡視榆關之命周宗建疏言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因列其九害三不可而以漢中常侍妄干朝柄毒流縉紳唐魚朝恩宋童貫本朝王振劉瑾爲戒

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羣集工部堂上喧嚷尚書鍾羽正奏聞蓋內官冬衣銀兩係工部職掌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時內璫橫肆欲破格先領以致喧嚷奉旨銀兩自當措解部堂不宜喧嚷下司禮監議處科道復疏論之始有嚴查責降之旨并責司官招事起釁於是羽正亦不安其位杜門求去矣先是已有內官趙進忠等毆辱兵科賴良佐於午門前事旨下反詰責良佐御史吳姓因言侮科臣者侮尚書之漸也羣閣無法已極猶究處司官罪司官與罪尚書何異羽正既義不受辱以去恐內外爭勝而兆漢末十常侍之亂是則可憂也

三年癸亥京察吏部尚書張問達左都御史趙南星同主察典考功郎則程正己也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卽向

齊楚中之持局者時目爲四凶招權納賄亂政有據而吏科都魏應嘉欲庇之總憲因作四凶議示同事功郎復力持之始俱坐以不謹黜退諸有議者亦俱從褫革不少假借先是鄒吉水爲總憲羣小憚其丰裁故喉朱童蒙等借講學事攻去之不知繼者爲高邑其嫉惡更嚴作手更辣也

趙公四凶議略云唐虞御眾以寬獨嚴於四凶此時文明未啟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惡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耳萬曆末年皇祖深居政不在上而在臺省強有力者操六卿宰相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寶封疆大吏關外將軍皆其引薦無行之徒致喪師陷城咸得無罪皇祖堯也已容之矣皇上舜也今當考績宜用重典而古法不可行於今其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所阱皆名士以不滿一隅之人易如干名士猶未足洩忿更以黜爲過乎且以某某之罪較之其工等彼未爲凶也此宜鐫秩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卽寬之天下必不

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矣 逆璫用事後元趙復起顯官崇禎初  
定逆案始正法云官吳二人則幸先亡不及於事

升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吏部右侍郎時會推南銓以李  
三才爲正懋衡爲陪吏侍則馮從吾爲正于汴爲陪內旨以三才  
尚未起用從吾回籍未久故俱點陪二臣具疏辭蓋正推既不用  
得旨者不免有交通之疑故皆不自安而去矣是時正人尚多在  
位宵小通內者欲構之使去故嗾內廷用點陪一法爲構弄機關  
未用者既不得起在朝者不容復留一箭雙鵰其計甚巧閣部與  
科道屢疏爭之又增一番聚訟云

南京吏部尚書何熊祥主南計事多不合輿論科道劾之遂發憤  
求去其去國一疏肆口橫詈尤爲狡毒復嗾曹即范得志疏詰南  
臺王允成李希孔以二人皆以持正相忤也就中陰謀交構爲南  
總憲王永光南北交章論列其事獨未有顯指永光者是時先忠  
毅初入西臺即抗章參之略云范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參夫得

志走狗耳卽何熊祥與有發縱之功不免猖狂去後然其明明直  
認猶是顯惡可攻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所云新憲臣  
欲問豺狼而擊其肘者固王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  
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於廷尉  
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尚書旣心雄於主察則自北改南復志短  
於熱中復借差營北乍去乍來望左望右此種行藏宜爲得志臭  
味且堂堂憲長澄法百僚使果有豺狼而擊肘不問是庸輒也使  
謬以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擊肘  
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瞶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  
計之端將爲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可謂心勞日拙矣半  
年來譏刺紛紛佯若不知挑激逢迎任人笑罵旣不敢張膽以自  
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於半陰半陽之間眾矢  
共攢尚匿影於若遠若近之地云云奉旨不得指摘傷體永光有

疏伸辯先忠毅再疏駁之云永光認聾瞶而不及邪誣卸巧營而  
謬附公論如云王允成饒有物議先欲察處議論不一繼開年例  
北部不行若得志所謂掣肘真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熊祥  
知之得志令局曹郎使非中宵入幕何能窺其肺肝代之發憤哉  
且使其事真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其事非也例轉何名所執而  
是也豈可聽行止於人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  
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若先成希孔建白錚錚號稱賢者  
豈永光所謂不肖正以其建白之錚錚耶奉旨永光已准告病不  
必深求

先公自出此疏遂爲北人側目然永光之惡至崇禎時秉銓而  
益著故蔣公澤壘序先公疏草備言併其庇護逆黨誅鋤善  
類種種罪狀俱詳崇禎記中

吏部尚書趙南星上再剖良心疏曰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員外  
睹士習不端民生日蹙陳剖良心一疏於在位者多所譏切向時

天下方太平臣言似爲過計因循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臣  
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  
以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  
治之莫急於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長安之書帕日多安得不貪  
貪則多酷既蝕其脂膏又加之毒痛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  
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必追贓  
正法以抵兵餉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趙公以萬曆癸巳司計清嚴遭忌廢棄在錮籍三十餘年至是  
薦起今官繼涇陽張公秉銓奮力仔肩以澄清爲己任此疏與  
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喁答不知世界汨沒已甚其不醒良心二  
字較前愈甚也

先是逆闖知公望重以同鄉故傾意皈往一日囑其甥傅應星  
介同事某中翰贄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宏政門選通參公正  
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於色不

久遂得罪去位矣

甲子正月初一日盜殺長興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行隨獲盜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及窩盜許畫匠等時白蓮餘黨未盡有司捕之急遂於元旦五鼓乘縣令拜牌執而殺之并殺主簿天明兵民漸集賊無所往俱就擒正法事聞有恆等贈卹有差

高忠憲祭石公文略云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甲子元旦之變非始於元旦其所從來者久官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為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彼以為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囚無從叛者曰盜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於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為令乃護盜即活何顏見長興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矣殺貪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吏或可通竄公之死則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

矣盜之愚也

蘇州同知楊姜抗忤織監李實因參其剋減袍段料價錢糧奉旨革職下撫按究問應天巡撫周起元疏言姜無罪被誣錢糧款項自明究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不善求容與李實爭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姜一小吏呵之譴之亦何足惜賢奸混淆法紀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懷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有也職尸素經年不能徇織監以滿其欲而鯁鯁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參葛藤難斷并請罷斥奉旨切責仍削楊姜籍為民當差工科周士樸等公疏言織監偏詞難聽撫臣大體當全吏科許譽卿言紀綱日紊俱不聽

蔡士順曰姜雖小吏頗能潔己愛民巡撫屢疏爭之不特能伸強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便有百李實若非周公力遏其燄則民力之竭先於士大夫被逮之禍矣

周公此疏本為地方而已與內閣樹敵矣後終以此被禍李實

一疏而構陷七人先忠毅其一也痛哉事在丙寅年

吏科都程註於二月中俸滿當升員缺序當屬劉宏化次阮大鍼次魏大中阮方告假省親劉亦奉差在外且傳丁艱矣阮因不待假滿先期入京以待時周士樸亦當升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缺待彼遂通於內格升士樸疏不下蓋周亦方以疏參織監取忌中璫也吏部既循次推阮補吏垣矣朝論多沸然不平阮因請告歸阮歸始補魏而阮疑魏有意逐之遂因刑科傅魁通逆賢甥傅繼教入逆幕矣魁故與繼教通譜稱兄弟值逆賢往涿州祠元君於途次獻百官圖然香拜結傅魁即借汪文言事疏參大中與僉院左光斗比呢匪人內旨下文言於詔獄左魏各具疏辯既奉各安心供職之旨忽於報名詰朝議謂互參事情未結不得到任舉朝又復鬩然時福清尚在事婉解之而定

大鍼初亦皈依正人在同籍中與魏忠節先忠毅俱相善也至是以爭吏垣之故與忠節公構怨先忠毅猶以舊好欲為之調

劑特貽書諷之略云昔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鑄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二君子必不願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魏公亦有感事詩云日落客還去蕭然獨閉關鬼窺燈閃閃雷挾雨潺潺本以龍酣戰因之鳥倦還冥冥千古意予亦欲追攀乃大鍼竟投璫幕自絕於諸君子矣先忠毅於檻中曾賦詩云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指常熟魏浣初也阮籍一猖狂指大鍼也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蓋猶感懷此時事也崇禎初毛羽健一疏參之最快詳第五卷後定人逆案問徒至南渡時附貴陽起官司馬力導之誅鋤正人重翻三案置疆事於度外而社稷因之以墟矣小人之禍至是乃益驗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正賓故中書萬曆中以密揭事疏論申吳門之阻冊立後遊長安與光廟伴讀王安善因為安指說當世人品某邪某正安信之丙辰丁巳閒正人盡退局中諸大有力者亦



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可構也遂多方用閒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庚申歲鼎湖再泣擁護冲主鼎新朝政劉南昌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忌者亦日益眾壬戌被彈下法司幸從末減人謂宜少休矣乃文言益遊公卿閒夤緣題內閣中書器小易盈頗肆招搖至是爲樾疏參下詔獄卒無可坐者乃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瑞黨欲借文言口殿楊左諸公復令御史梁夢環疏參逮問卒死詔獄然至死不肯屈服以賊誣楊左其人故有足多者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陳銓政變通之宜言吏部四司惟稽勳主事一人餘司皆二人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且代庖數易遷轉太驟事多廢弛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及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之同邑同司爲言上從之遂不繇咨訪破格調職方司員外鄒維璉爲稽勳司維璉江西人主

事吳羽文亦江西人現在任遂拘例杜門求去同鄉科臣傅樾章允儒陳良訓互有煩言上疏刺之維璉因上疏力辭語復過激揭辯紛紛有旨催督維璉到任御史張納疏內遂有躍冶之銓郎屢煩異命之招呼語冢臣再疏申理御史袁化中疏解之福清票旨各安心供職不得爭辯求勝

一省兩銓事屬破例趙公此舉直謂江右素稱道學名邦皈依

正論鄒吳二公又皆賢者不妨並用耳不意謀之弗協致起參

商先忠毅向官江右與諸公俱素交也頗爲調解於中寄蔣公

澤壘書云雲中傳樾自是一種意見魯齋允儒帖月良訓吾輩

人也乃憤憤生疑中細人之挑激至使兩正人謂鄒吳無端蒙

其毒閱牆召侮豈不可爲痛哭哉時江右先達則推李公懋明

極力解諭章陳二公卒化異爲同傅則傾心爲難且借此事而

波及左魏二公參汪文言以逢迎璫意他日逆案注曰通內開

禍夫豈誣哉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疏有全刻不具錄

奉旨政事皆朕親裁無從旁落毒害中宮等語憑臆結禍責以尋端沽直且戒諭各官不得隨聲附和凡數百言忠賢具疏辯奉優旨褒答及先楊疏下於是科道公疏單疏及大小九卿南京各部科道等官俱上疏論列凡七十餘章概置不聽方楊疏初上忠賢亦頗懼客氏與王體乾日在上前輒語乞憐巧法庇護李永貞等復幫助之遂得瓦全保持上眷益優放手爲惡無所忌憚云

當楊公在寓草疏先忠毅過之卽攜手微語愾然於宮府之際且示以草疏意先忠毅曰一擊不中將鋌而走險張口噬人公顧命大臣豈可使朝廷多此一番錯舉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卽趨歸寓草成十六大罪疏將上而楊公疏已報聞因上罪璫巧於護身一疏實先諸公而繼楊公之後云

繆文貞自序云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應山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

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而出其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欲發抄余力止之先是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上不失恩義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我門生所逼也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矣

蔡士順曰應山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不知此疏爲諸正人之寶筏也不然玄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爲攻璫孰爲媚璫而別白若此削奪誅戮苦海波濤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依其功大矣又或謂逆璫後此之惡皆此疏激成之然則縊裕妃害皇子危中宮諸大事在此疏之前者又

誰激之誰成之耶

是時舉朝響應參疏盈廷錦衣僉事陳居恭固楊疏中所參爲鼓舌搖脣者也亦惕於眾議具疏參璫御史黃尊素疏末云居恭固憲臣參疏中人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黎邱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綫索夫表裏聲援幺魔結隊此尤可據者而異宗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

杖屯田司郎中萬燦於午門外尋卒燦初任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先管寶局而陵工其職掌也目擊銅斤匱乏因問局中曰有何術得購銅入局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一移文旦夕可至燦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詢之知忠賢怒外邊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燦遂具疏請查發廢銅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寢閣先是燦任事數月苦積補稱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助陵工亦付之罔聞燦於是當盈廷請劍

日獨上陵寢工費用甚緊權璫造意故遲疏略言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屋何欲不遂以此破費銅器宜無足入目而亦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并列其所造墳墓碑石髣髴陵寢祠宇佛堂璇題耀目等事疏入值有皇子女之變忠賢乘上哀而激之怒以爲借事瀆擾命於午門前杖一百革爲民時六月十七日也巳刻旨下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燦寓將燦捽髮牽衣而去自寓至午門三四里一路拳踢棍毆至午門已氣息奄奄矣及行杖尤痛加箠楚杖畢昇歸寓毆毒並作至七月初七日猶賦詩一章而卒

先忠毅上懇念死諫之臣疏略云今燦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

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蹋摧殘種種不支以至於此今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燦冤深爲皇上冤也夫士大夫所以激昂發憤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感恩圖報耳一言觸忤視辱身死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緘口待遷厚利也危言招戮實禍也取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比於九京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直俟天心悔悟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時臺臣黃尊素與科臣劉廷佐杜三策部臣王守履皆有疏申論俱奉旨以不得瀆擾責之

當時忤璫被禍慘死者先後凡十七人而萬公首蒙其毒蓋璫

先借此以示威也先公疏中語皆若一一自爲他日寫照者悲夫先公又嘗云萬公氣骨清峙先年有奇疾不死而竟死於權璫殆天有意成其忠義也

命錦衣衛逮御史林汝翥廷杖汝翥巡視北城有曹大與郝大爭毆毀屋事翥審供出內侍曹進傅國興等五人法應參奏進求免奏甘責卽笞之十五而去次日有窮璫邀翥馬首而詈者翥命拘之不知卽國興也自願杖罪亦笞之如曹進例數日閒見萬燦以忤璫杖斃遂膚懇於王體乾體乾以聞中旨票命廷杖如燦例燦見燦畢命兇拳因踰牆而逃偃臥鄰屋一晝夜潛出都門投順天巡撫鄧漢自請繫獄懇其具奏事聞仍杖之闕下削籍爲民燦故首輔葉之甥也方未獲時羣璫數十圍葉寓直入內室喧譁搜捉具疏以聞始撤回內官葉自此益不安席矣

時總憲孫瑋已告病伏枕謂此事關紀綱命先忠毅代草參疏略言汝翥未爲強項之董宣先學逋逃之張儉致玉階無碎首之節

而西臺有畏死之官損國威而棄君命非法也林旣就獄候命先忠毅謂伏法之纍臣在卽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且反覆汝翦揭帖不過欲得代控之門明其義不死於羣璫手而歸命朝廷耳杖御史一百以謝中官十五之笞法未稱平復代總憲具疏救之雖未奉諭旨然杖而不死不至爲萬之續者則此疏力也

左都御史孫瑋病卒於任具遺疏以當尸諫言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末歸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聖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語皆中逆璫之忌雖奉優旨褒答終於沒後奉中旨削奪矣

萬曆之季黨論甚熾而秦人尤樹赤幟爲天下指目惟孫公矯矯風節中立不倚天啟中以三朝老臣繼吉水高邑二公後再任憲院舉朝爭仰重焉先忠毅以後進事公公引爲知己略堂屬之分而篤道義之好時先公將出就巡方差公欲留爲左右輔特請復管理章奏一差以畀先公是差實清苦公以爲惟先

公能辭喧就清也迨黨論初翻遂有以攘差誣先公者噫小人之論亦何所不至哉

首輔葉向高予告回籍奉旨加太傅賜銀蟒路費差行人護送恩禮有加葉以辛酉起家再相凡四年初猶展布一二自魏璫專權奪其票擬同事者復希意阿旨遂強半注籍請告疏凡三十三上而後得去云

福清初起時值經撫之議未免以門牆私暱稍分左右袒至於事敗而悔之晚矣逆璫用事福清竭其才智與之周旋亦能挽回一二迨楊公之疏入舉朝沸然望之主持乃旣不能得於內又無以解於外惟有一去以謝責而已噫身爲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無咎無譽之功得乎哉故先忠毅於劾璫疏末有云亦不欲爲劉健謝遷恐併不能爲李東陽所以規之者至矣至云畫策投歡幾與焦芳同傳則專指南樂一人非輕詆福清也升刑部侍郎高攀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方總憲缺眾議楊副院

署事內不允部推南憲臣馮從吾者以大計在邇令推現任眾以兵部軍國重任司寇朝審期迫司農司空皆被人言又皆非人望所屬遂推攀龍卽蒙欽點云

高公爲趙公門人趙公方爲冢宰故高公力辭曰師生分掌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掌垣魏忠節曰此番人多內營推之自外或不下將廷爭焉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耳掌道袁忠愍公亦曰此天下事高老先生可引嫌乎議遂定

朱文肅曰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卽發眾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謂余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皆心識不敢言也掌院疏劾貪污御史崔呈秀疏略曰呈秀巡按淮揚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有節省之費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餘兩各縣賠補不勝苦其薦運司譚天相則鹽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又

薦霍邱知縣鄭延祚則吏科魏大中發其餽遺提問矣是賄薦之實證也搖山臧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墮閒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奉旨下部看議部議呈秀穢迹有據透支銀數行撫按勘明追贓遣戍

時高公初入院呈秀適回道考察先忠毅司章奏故屬令具草呈秀知之昏夜過門長跪求解先忠毅拒之翊日而劾疏上矣呈秀以是恨先公尤甚云

督輔孫承宗疏請宥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立功贖罪奉有待以不死之旨法司會審咸議候旨問釋吏科魏大中獨曰赦罪卽有特旨會審自是明刑封疆事重議赦非時因合科道具公疏言皇上之封疆重斯臣僚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夫人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胡嘉棟逃熊廷弼王化貞與之俱逃而死事僅高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埽恭繹明旨謂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爲封疆深念則無如一旦縛楊鎬

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等僂於市且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闔外事一以聽之中朝之生殺予奪太阿自握廷論自參不當以此分樞輔之念得旨仍監候議決

魏公當日之持論如此乃逆黨竟以受賄寬獄一網諸公其冤誣較甚於岳武穆之莫須有矣

瞿公稼軒有云是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千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劍起舞者豈人哉

光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封有位號素與客魏忤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迄崇禎時無有伸其冤者

張裕妃有娠鋪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擯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禎初始復其位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上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於張預爲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

魏怒少解得出爲宮人崇禎初始復封號給祿如舊有閹劉良相者曾爲上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逆賢矯旨謫鳳陽殺之

上性好走馬又好水戲好葢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斲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營鄙事時卽從旁傳奏文書奏聽畢卽曰你門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桴鼓之捷應也

河南臨漳縣務本莊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其大如斗晶潔異常龍鈕龜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十餘兩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巡撫程紹具疏以聞因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況此璽玉潔精光應是數百年

內物臣以紀傳所載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彼叔季侯王寶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今聖主惜才拔滯大臣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盛以宏孫慎行曹于汴等沈淪邱壑詠賦白駒又有一斥不起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皆王國禎祥臣不能叩於天聽致之明廷徒執一古靈光貢符獻瑞臣竊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臣疆道路喧傳流聞禁闈旣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祕人閒欲遣官恭進跡涉獻媚亦非臣誼謹恭候進止復勸上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忠直勿事虛拘遣野名賢急爲登進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珪至今存可也時閣方侈言符命得疏頗不悅特命遣官齎進進璽之日上親御文華殿門貯璽御前闔手捧之頒示羣臣傳制受賀而退閣當展而立指揮上下明示人以魁柄在手矣

先忠毅曰宋元符元年得玉璽於咸陽其文亦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明年有同文之獄與時事暗合豈氣運使然耶程公進

璽疏獨著傲戒之詞大破貢諛之習可謂得其正矣

十月朔上御殿頒曆已復享太廟羣臣咸集獨閣臣魏廣微頒曆則不至享廟則禮且畢始踉蹌而至吏科魏大中等公疏劾其無禮曰皇上以是日頒來歲之曆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頰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建酋奢安耳廣微執政近臣何以驚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行二大禮而廣微之無禮皆如此廣微疏辯語多悻悻先忠毅因再疏劾之略曰廣微因科臣之言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嚇諸臣而關其舌者所翹然自負不過曰罪止失儀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按律失誤朝賀笞四十祭享失誤笞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曾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必另有一輩作緣廣微有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



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奉旨以借端輕侮著罰俸一年廣微與逆閹以同鄉同姓故通內最先遂以陪推得點用入閣楊忠烈參閹疏中有門生閣老語先忠毅有焦芳同傳語已顯然指及矣其與閹通凡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白文魏廣微印差心腹家人送入閣直房付李朝欽收掌

廣微之父允貞萬曆中建言著節與趙忠毅鄒忠介諸公素稱同志道義交也廣微既貴獨疾視其父所交名節之士而傾心於內閣鄒公每語人歎見泉無兒見泉允貞號趙公則每見必以父執誼規之不爲加禮以是益相忤決意借端逞宿憾云

先公是疏入廣微讀至末一段益恨入刺骨謀之閹欲予廷杖賴首輔蒲州韓公具揭力救始准罰俸而韓公亦不安其位矣吏部推太常少卿謝應祥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已奉諭

旨矣御史陳九疇疏參應祥昏耄不堪任緣吏科魏大中以師生誼私囑文選夏嘉遇濫推云云大中嘉遇各具疏辯九疇再疏攻訐此亦再疏應之紛爭不已俱奉旨下部院參看部議疏云應祥真清真恬其推也實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南星之口於大中嘉遇無與且大中品高如山誣之曰私門牆嘉遇心清若水誣之曰徇情面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目不得薦賢爲國家乎臣等會官廷推大臣豈敢輕爲改易惟應祥被嘲必不肯留不若遂成其孤高九疇無風生波爲一網善類計本當議處念皇上於言官每見優容所言雖謬似宜置之以作敢言之氣奉旨魏大中欺朕幼沖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牘紛紜成何政體各降三級調外任又責部院含餽偏比會看不公南星遂以耄辭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卽出一言何至紛囂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爲人調弄既引咎著回籍總憲高攀龍亦自劾失職奉旨卿既無私何乃師生偏庇既求罷著回籍首輔韓爌具

疏申救且言御批徑發不由閣票有駭聽聞不聽又揭請秉銓總  
憲俱係大臣請賜馳驛亦不報

魏忠節曰晉中缺巡撫尹同皋潘雲翼欲推其座主郭尚友郭  
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堅執不許自與  
夏繩北定一清恬之謝鳳高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爲出  
於子嫉子甚九疇爲人所用初求顯攻子及子疏參南樂而九  
疇其鄉人也因列疏攻子矣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黨黨之一字小  
人所以禍人國也奉旨責其說黨字妄生猜疑降二級調外任給  
事許譽卿復疏言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不意今日雷霆  
之怒疊見摧折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爲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  
速之去國乃爾至於惟炳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令後之言  
者且爲著樹之蘿誰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籬之吠誰肯爲立仗  
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矣亦奉旨

降三級調外任文選郎中張光前入署甫二旬因冢臣輩後先奉  
旨去乃上疏曰臣若暗中躲閃緘默不言以爲苟免計賣友之人  
卽是欺君之人臣豈敢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於千載之上哉  
奉旨亦降調去蓋是時內外合謀已安排手段爲一網計陳九疇  
之疏原是埋定腳跟然後令之做者未幾卽以京堂起用以乙榜  
而洵歷秋卿矣

銓憲二臣旣去銓部以侍郎陳于廷代署都院以副都楊漣代署  
俱留中及會推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等名上奉旨吏部都察  
院濁亂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  
左光斗箝制眾正抗旨徇科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漣佯  
爲不知注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看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欺朕  
幼冲真老奸巨滑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于廷漣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革了職爲民追奪誥命化中  
具疏引罪亦降級調外

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臣擬票不知只  
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協贊一二也前鴻臚寺起數批行  
外廷嘖嘖近日巡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遽擬領埋且乞討肩  
輿者乞進侯爵者概應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  
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大家殫力抒忠  
以副眷注此欲逐蒲州也熿因上疏求斥曰臣以譴劣備員中書詰戎宜  
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  
堂無能目擊雷霆之怒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  
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  
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釵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  
微示詰責札諭款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  
端曷容深辯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臣且欲補過無由  
矣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薙除行及尚自妨賢臣之愚亦臣之罪也  
疏入忠賢益惡之傳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忠盡職乃歸非於上

退有後言今復倖倖求去著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  
禮貌無失待輔臣體不聽後竟以楊維垣言削奪且捕家奴究贓  
幾罹大禍

韓公既得旨以幼孫患痘在寓未卽啟行魏廣微過詢告之故  
廣微曰此豈章惇之罪哉勇以惇自居亦奇

大學士朱國禎爲李藩劉徽三疏參劾具疏引疾得旨馳驛回加  
少傅賜銀幣蔭子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輿夫如例忠賢語人云此  
老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

韓公既去顧秉謙急欲居首輔故喉人論去朱公聞秉謙率其  
子叩首逆闔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  
孫璫領之時其子方乳臭卽授之以尚寶丞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  
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千里擬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  
隨班早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

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云云上諭傳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以朕壽節爲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儻中途有意外之變關外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卽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真有祕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爲期必不從中牽制

孫公才望素爲內廷嚴憚熹廟於孫公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新賢奸倒置孫公擬陛見一陳是非冀以悟上實非晉陽比也廣微嫉之竟告忠賢曰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忠賢悸甚遶御牀哭上亦心動趣內閣擬諭旨首輔韓公已請告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云云凡百言午夜開大明門召大司馬入分三道飛騎止公且矯諭守門諸閹曰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綁來殺了公聞報卽刻歸關具疏自明廣微又嗾徐大化李蕃等連疏攻公比之王敦李懷光因命九卿議去留一時難其代次年始解任李公亦卽引疾回未

幾分遣內使各邊奪諸大吏之權矣

鹿善繼曰高左二公皆特疏薦公而會推旨從高疏出故二公既得罪崔魏去人皆側目公廣微與公同鄉同年實陰忌公當其初入綸扉知爲世所不與嘗欲借公以自明御史李應昇以廣微不祀太廟彈之切御史公門人也廣微遂特疏爲公言勞欲加異典而藉公解於御史公駁其疏曰此爲臣干澤也廣微大恨首欲殺公以洩忿時中外喧傳兩魏欲殺公而忠賢有校事者在公左右知公實不攜一兵隨行無將吏惟善繼從疑稍釋廣微遂借主上震怒以脅公既直以忠賢怒脅公矣公亦置之惟杜門求去而已廣微又疏起高第爲大司馬第本欲借公以媚兩魏用廣微策擬以王之臣代公而忠賢以第有口謂可任也令第自任第大懼叩頭乞免不聽日夜憂泣怨主事徐日久平日佐之譁題以爲贊畫日久懼疏論馬世龍激上怒削籍去以自免而以田吉爲贊畫吉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爲兵部郎

以逆璫同郡附璫以合第故倚之以通中人焉

三朝野紀卷二

三朝野紀卷三  
天啟朝記事

蘇松兵備朱童蒙前任省垣以講學參鄒元標癸亥年例外轉在任復多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巡撫周起元疏劾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自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疏於檢押而左右委轡不收濫於搜括而贖鍰徵輸過急乞敕下吏部量行調處奉旨周起元排陷正人削職爲民朱童蒙不准告病同前例推郭允厚李春暉俱陞京堂用是時童蒙已通內矣故以巡撫參司屬反削巡撫之籍而被參者以彈事爲啟事當時亂政如此後益不可問矣

周忠介贈周公罷歸序略曰先是楊丞以強項開隙織璫李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持之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性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督過而公削職歸

矣以察吏安民之故被譴以去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  
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  
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  
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  
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也  
繼周公撫吳者爲毛一鷺故璫之私人讀此文負慚無地遂搆  
成丙寅之獄先忠毅亦羅入其中云

左副都喬應甲在道陳言凡十疏言趙南星之迷李三才之橫力  
攻高攀龍孫瑋曹于汴并攻魏大中等末言東林得淮撫則暗有  
所持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意在剖分門戶力持黨局耳又言  
三才託汪文言賄謀起升房可壯特疏舉薦乞取各官保疏參疏  
俱付史館紀載

應甲素有狂疾故出語顛悖不倫卽彼黨亦厭之以爲不便佐  
憲旋出之爲秦撫時王紹徽爲冢宰矣應甲至秦以銀五錢送

馮恭定從吾託之備酒請一鄉紳馮因治具自亦出陪酒半忽  
語馮曰王太宰命奈何姑用家童一二人塞責可乎因於是廷  
中杖其一二家人而去其狂肆之狀如此

降福建湖廣江西山東四省考官顧錫疇董承業方逢年章允儒  
丁乾學郝士膏熊奮渭李繼貞各三級調外任并將中式舉人艾  
南英等罰科有差內旨云各試錄策問詆毀朝政譏刺朕躬是非  
顛倒誣讟罔顧皆因大臣納賄主持於中故各官順旨附會於外  
云云御史劉廷佐疏救各官奉旨以其黨護亦著降三級調用未  
幾又奉試錄止用士子原文不得另撰之旨蓋會試兩主考顧秉  
謙魏廣微原不解屬文故借此以逢迎內意免觸忌諱也此旨固  
卽兩人所擬云耳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參御史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言宗  
建令仁和贓私狼藉恐人發之調其親吳煥以繼其後其入臺也  
薦熊廷弼劉時俊且私庇沈萃禎慎言薦趙南星避貴州差歸之

安伸伸辯復遭辣手又盜曹縣庫銀三千恨後任石三畏查追乘同鄉同年張光前捏單劣處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排王永光等援高攀龍等又攘北直學差黃尊素以附汪文言入臺力薦其座師鄒維瑋末云諸奸所爲同於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所謂在一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至竭忠盡節無忝傅櫬之骨鯁者僅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恆茂宋夢環張惟一數臣而已奉旨四臣俱削奪宗建慎言行撫按追贓具奏沈羣禎吳煥降三級安伸原官起用霍維華卽疏贊云欽程一疏而劾四御史如承蜩然真可謂發蒙振落矣

欽程本涿州門生初令吳江以貪穢被糾賁緣起官引入瑞幕李魯生輩爲之代草是疏以效首功實由涿州恨張公會參其父盛明故借此報怨而以先忠毅與周黃二公俱爲內外魏之切齒故併入一網云欽程因誇於人曰我做此好事選君范質公尚不陞我何也范去而馮始令吏部超加以太僕卿欽程益

恃寵恣肆顛狂無狀璫亦聞而厭之涿州恐累己也復令其門生潘士聞疏劾斥歸崇禎初逮問論辟

黃公戲東先公曰在鄉亂鄉數語惟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愧良多矣

給事中李恆茂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讖不必行勘著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旣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陳九疇卽陞京堂用呈秀亦上疏自理言曾疏糾陶朗先爲東林誣陷云云呈秀以居停內閣許秉彝通于忠賢忠賢亦欲結於外廷資呈秀爲耳目而廣微和之內外表裏殺人媚人無所不至矣

忠賢竊柄動出中旨行事兵科李魯生阿忠賢意上疏曰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之過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爲旨則旨眞

外矣皇上烏能有其旨哉

或戲云中旨之中若如此講則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強字強盜之強矣崇禎初汪始亨有疏參魯生駁中旨字甚透快魯生在瑞門下稱四李中一李逆案問徒後降清復為顯官

四李者魯生蕃恆茂

春魁也

魯生又疏論枚卜不得拘資序云試取明旨老成幹濟語繹之蓋成卽為老必其屹然為堅凝寧靜之器老於識而非老於年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安內攘外之猷濟於民而又濟於國蓋為擁戴馮銓也又御史張樞疏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英妙未可少之語

銓始入廣微幕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為之延譽又逆賢未闔時有妻馮氏亦涿州人疑與同宗頗注意焉銓因與霍維華崔呈秀楊維垣輩時緝外廷事密報闔逆闔教以當如何羅織密封付良卿轉送內廷行之深中闔歡心遂

得大拜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參汪文言宜重處奉旨汪文言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初傅櫬參文言已逮問廷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輩未已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遂說賢興大獄欲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疏從此緹騎之遣無虛日矣

御史楊維垣疏論刑部侍郎王之宗以張差一事倖功躡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奉旨著削籍仍追奪誥命

大理寺丞徐大化疏參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又謂正人皆為漣等摧折亟宜起用有旨漣光斗俟文言逮至審明追贓摧折諸臣俱起用

自中旨以會推一事逐部院此後削奪日行始但驅除異己繼則蔓引株連最後則同類相殘或始合中離或爭權構禍特疏糾彈者外論是非固不足憑特旨處分者內廷好惡亦無足據



記之不勝記但擇其人與事之有關係者閒錄一二以見大端云

汪文言逮至奉旨拏送鎮撫司好生打問鎮撫許顯純打問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陞此缺奉旨若星削奪一切贓私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用確招具奏該司復究問詞連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趙南星惠世揚李若星徐良彥黃龍光鄧漢繆昌期鄒維璉施天德王之案毛士龍熊明遇錢士晉盧化鰲黃正賓招言以移宮建議者為立名臘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為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賄買圖脫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差宮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撫按提問追贓

刑科霍維華疏論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娓娓數千言奉旨本內說張差瘋疾逼真進藥移宮尤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凶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朋比為奸俱當削籍王之案待楊漣等逮到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陞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楊惟休私刻追毀仍改正皇考實錄

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奉旨亦甚長節錄數語已見其概矣七月逮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先後到京俱下鎮撫司打問初獄上擬以移宮為案苦於無贓徐大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辯與楊左四人又無預合移宮封疆為一局以定殺六人之謀者大化也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者賈繼春也先是拷掠文言欲據之以成招酷刑備加文言終不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汝心任巧為之吾

承焉可也顯純欲誣諸人賊至魏楊二人文言曰以此饜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復加一夾至是先斃文言以滅口使無所對質拷問日皆辯論不屈左公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若一鞫卽服卽送法司或有見天日乎於是靡焉承順招出仍發鎮撫司五日一比則從來未有之法也比時纍纍跪階前裸體辱之弛扭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受棍創痛未平不再宿復加榜掠至二十五日報楊左亡二十六日報魏亡袁周至八月中相繼亡有旨發顧大章刑部定爰書昭示天下定限十日仍送鎮撫司監追顧至刑部亦自縊死大學士魏廣微揭言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著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臣等不勝驚惶念漣等今日雖爲有罪之人前日實爲聖明之佐卽賊私是真轉發刑部猶議減免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與耳以理刑之職遠責追賊無論違背祖制朝政日亂與古帝王大不相侔矣揭入降諭切責略曰朕自去歲

屏逐凶邪勵精圖治秉軸大臣無有爲朕分憂其念者卽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深恩陷朕躬不孝又能廷弼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漣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其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造飛言希圖翻案朕按祖宗紅牌之律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其楊漣等生爲貪婪賊臣死爲不忠逆鬼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垂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戒

南樂此揭因冢宰崔景榮強之而出隨有此諭內朝政日亂等語皆揭中語也擬此諭者涿州也隨令門克新疏參廣微誤聽景榮不覺識見潛移脚跟不穩并參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奸

邪邀後福廣微大懼引疾回景榮竟削奪去

酌中志略云凡造謀殺命祕遞綫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顧秉謙票擬閣中簿籍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者崔呈秀也詔獄鍛鍊承旨下手者田爾耕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涿州薊州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因爲座師徐紹吉攘戶部侍郎缺爲南樂譖之逆賢故卒未大用云

志略爲罪監劉若愚著若愚爲李永貞名下秉筆其言當不妄三法司會審戚臣李承恩引盜乘輿服御物律斬詔報可承恩父李和爲世廟寧安大長公主駙馬承恩襲左都督世廟嫡外孫也招內以僭用團龍服及龍鳳女衫金面壽喜龍盒三事乃世廟所賜也打死使女三名家人一名家人則別案以他事自縊者乃擬

以盜乘輿服御物律斬末略引及八議旨云旣當重辟如何又引八議承恩之坐死者如此忠賢以此事緝獲有功賞羊酒賜敕獎

論

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閒授以經略賜之尚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託病卸擔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旣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爲罪屬可矜又託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痛恨已將漣等置之於法頃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讀畢卿等五人面獻刊行繡像遼東傳一卷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

形於章奏宜卽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擬諭來卽傳示刑部等衙門著便會官處決了以爲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布政鼠竄南奔書坊中有刻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回涿州恥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宜急斬疏遂於講筵袖出此傳奏請正法時熊在獄中又出揭辨無擬投賄楊左事內亦忌之矣諭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與皇爺何預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熊旣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胸中盛一小袋內具辯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辯冤疏也張曰公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曰君亦未讀李斯傳此趙高語也以疏稟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尸棄漏澤園疏卒不果上嗟乎當時失封疆者不獨一熊也楊鎬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熊熊不死於法而死於局所以人多惜之崇禎初閣揭請之始許歸葬揭中敘述顛末亦最詳盡

命錦衣衛差官逮原任御史方震孺法司究問以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也先坐贓六千追比法司議以監軍無封疆責難與廷弼同論獄屢待未決至次年以揚州知府劉鐸獄詞牽連擬辟崇禎初釋放復官先是旣殺楊左諸臣內旨又以惠世揚同惡相濟亦命拏解究問鎮撫司讞上付法司坐以交結王安倡議移宮諸罪擬斬會審時掌道徐揚先問曰你說邵尚老邵輔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對曰諸公見地高明以爲君子世揚愚昧故以爲小人眾惡其言遂責三十板爰書中故稱爲扞罔之冥頑云其以交內擬大辟也曰青衣小帽入直房謀定策也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旣升普天縞素矣青衣入直有是理是事否

當時逮入詔獄者先後凡十七人獨方惠二公幸得不死重見天日至崇禎末始登啟事方公任粵西巡撫聞甲申之變悲憤而亡惠公於易代後猶靦顏出仕異哉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又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亟擢用劾徐良彥宜罷斥

又疏諛魏忠賢修城之功參肅寧令劉賁卿削奪去○此諛璫之始也至次年二月又疏云臣薦魏忠賢修城一疏不知者以為行媚中官非臣與人為善之素心也伏祈敕下部院察朝野臣民公言若事事得實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見中官出類拔萃且見臣稱人之善以堅其末路目前千譏萬罵臣固安之

自此疏出而後之稱功頌德者徧朝野矣呈秀之肉固犬豕不食此亦不足記特記之以見作俑之自耳

提督九門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門軍奉嚴旨查究文煥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求為義子璫領之閱數日即具疏劾李邦華東林高足與姪李日宣及趙南星魏大中毒腸辣手掃空善類周順昌與大中結黨傾朱童蒙汪文言廷杖南還扁舟與順昌會於姑蘇門外近日又邀大中過姑蘇為十日飲大中以孫託順昌以女許焉至於給假回日坐三大船資貨充盈壓沈一舟狼藉河干白鏹暴露通人掩口林枝橋輿援署選惟

賄是聞宜究處鄒元標講院碑宜行毀碎有旨李邦華等俱削奪內有贓私狼藉者撫按提問書院碑即時碎毀

自古未有貪財至壓沈一舟者當時宵小肆口橫詆不顧事理大約如此不特文煥此疏也餘不能盡載姑記此以見一斑云御史賈繼春疏言王安以修郊之故倡移宮之說楊漣左光斗希寵助虐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傳檄參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漣在其中矣於是先發遮飾之計而參內之疏出參內者借題也不過為自免之計今日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撰為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奉旨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又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使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延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內結案爰書既成

就依這本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屢旨著史官纂集成書頒行天下

繼春請優待選侍是也然是第一截後却過范濟世疏未上疏揭發鈔眾正收之見張慎言薦贖是第二截此疏以楊參內爲借題幾刊黨碑是第三截璫敗後又疏以楊參內爲正題是第四截此旨內稱毫無影響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之死成妃之革是有影響否他可知已國是明而借題破前後翻覆肺肝如見諒哉聖諭所云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人也嗟嗟繼春前美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

御史周維持疏請將諸奸情狀奉有明旨處分者逐一臚列頒示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立時拆毀御史張訥疏言京師書院原係官房爲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若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修建孫慎行高攀龍窟穴其中關中書院爲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鄭三俊畢懋良

拾級而登皆於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既潦倒劉一燝復誤國黨亦少散諸臣居鄉種種不法因及鹽臣入省會講之非奉旨書院俱拆毀元標諸臣俱削奪鹽臣都察院覈懲

訥所指鹽臣爲前任李日宣時劉徽正巡鹽河東大懼急出疏自明因倒身事璫遂大獲寵幸云

御史盧承欽疏歷舉東林自顧憲臣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賀煊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有旨一切黨人

罪狀刊刻成書榜示

時謂此舉大類元祐黨碑宋之石工乞免鐫姓名承欽石工不若矣聞承欽不解文義宜其未知宋事也

時有東林點將錄計百餘人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姓名配之又

有同志錄人益眾皆王紹徽撰造魏廣微等爲之宣布傳入禁中魏忠賢揭於御屏以次漸除焉承欽之疏本此  
御史吳裕中疏參次輔丁紹軾綸屏重地不宜弄舌鼓脣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自失大節奉旨次輔於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卽首參論今廷弼伏辜神人共歡吳裕中以鄉戚兒女之情乘機報復顯與廷弼一樣肺腸著拏午門前著實杖一百棍削奪爲民杖畢昇至寓死

紹軾在閣偶失璫意是疏入紹軾懼求救於崔呈秀會璫至上所呈秀隨至中樞殿西隅密語移時璫領之而去次日遂奉嚴旨逮杖蓋吳公實熊之姻家呈秀以此激璫怒也

下詔敕房中書吳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懷賢每閱邸報見論璫疏輒批其旁曰當如任守忠例卽時安置等語適其族工部吳昌期以忤璫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語頗流聞同官傳應星璫甥也據以入告又陰誘其僕程德遠出所評疏

及書橐送於璫璫大怒徑差校尉百餘人至寓綁縛并及其子道升妾邱氏送東廠非刑拷問串入東林一案坐以妄談朝政下詔獄旬餘竟死杖下

吳爲徽之休寧人同時汪文言則歙縣人皆同郡同官也一則以護善罹罪一則以嫉惡遭殃其階禍略同雖未免犯出位之戒然視彼稱功頌德者至今使人羞道其姓氏不相去徑庭哉保定撫按郭尚友馬逢皋問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律戍遣山西代州衛子清衡戍莊浪衛甥王鍾龐戍永昌衛

先是趙公掌銓日尚友營求巡撫趙公以其行賄有據力拒之至是璫黨卽擢尚友爲保定撫窮治其獄嚴限比贓辱及子弟宅鬻無歸移住寺廟夫人卽日憤死趙公至戍所踰年坐一斗室顏曰味蘗齋惟弄筆爲適著有小說十首崇禎登極已奉赦詔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竟卒於戍所姚文毅曰此固小

臣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公魂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閒  
負生前領袖矣

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以逢迎內意程公正己以掌察開罪  
下撫按提問追賊獄上有旨程正己著親身擺站不准收贖刑  
部覆李若星遣戍有旨李若星著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時  
撫為郭增光按為鮑奇謨奉行惟謹山西撫柯昶按安伸問張  
公慎言永戍竟刺其臂其他但奉文行事不加苛督者又不足  
論矣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我皇  
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閒然而奸人王之案  
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邀首功皇  
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  
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憾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

世揚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  
希非望之福將憑几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宮眷視若寇仇臣子  
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  
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  
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臣編緝成書頒  
行天下卽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  
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  
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  
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  
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  
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

此諭出而偽史為政正史去籍矣凡於持正論者不特殺其身  
并欲污其名矣三案是非後有倪文正一疏其言極平極確不  
必具論諸臣袒分左右始猶起於意見之偏既則深中璫毒極



意擠排豈特不顧事理抑且全昧本心所爲自無足怪獨惜哲  
皇先既親傳孝和與選侍有仇之手諭矣後又以此諭爲誣捏  
斯時已非幼冲而前後異詞乃爾豈聖性善忘耶抑指授由人  
不克自主耶哲皇既如此矣於逆賢何尤於諸臣又何尤  
一時人品邪正亦不必深辯但觀從來未有附內閣之君子與  
捐身殉難之小人則議論可別白於此矣

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堪攻東林  
者不失調停而以此罪諸賢加以一網不亦誤乎當東林盛時  
其重處惟一繼春餘不過年例降處而已受者卽以爲不堪崔  
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纍纍至輕者亦必  
削籍奪誥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內旨命差太監劉應坤等分鎮山海關等處一應事務與文武將  
吏計議而行不時寫密封走報吏部等衙門具公疏諫止奉旨既  
稱永樂宣德閒差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

遣內臣查核兵餉原諭並無掣肘卿等大臣當思仰體著遵前旨  
行

票內閣出鎮并此旨者顧秉謙也閣臣中惟丁紹軾特疏諫止  
不聽

凡內閣奉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曰欽差總  
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飭諭最爲嚴重蓋永樂十八年  
所定也熹廟卽位避御諱改曰官旗逆賢擅政內閣紛紛出鎮  
秉謙獻俱票注太監二字遂以爲例先朝內閣上疏稱萬歲爺  
自稱奴婢逆賢時盡廢此禮曰陛下曰臣竟與外廷等矣

敕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  
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倖濫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  
梁上鵲鷁不思粒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潤一家囊橐偷盜之  
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贓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爾  
忠賢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勒還倉一舉而

上關國計下傲官邪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  
廕獎勵

此賜敕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爵晉國公賜鐵券有過  
于九錫文者不勝概錄矣柱明爲惠世揚門人惠逮入都周旋  
不避形跡故及于禍李雲南人

逮御史夏之令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尋以二月日斃于獄初御史  
以天啟初年巡視中城疏劾內草廠與羣瑯鬪遂至批瑯之頰瑯  
有疏送閣傳旨重治閣持之謂御史劾草場事而內持之兩相擊  
何得偏責其事始寢至是忠賢用事理向來之傷其類者遂借劾  
毛文龍言邊事令其黨倪文煥卓邁疏劾逮問而死

錦衣衛百戶高守謙毆死翰林院簡討丁乾學於家乾學於甲子  
年典試江西策問中有觸忤魏忠賢語奉旨降調矣已又因御史  
徐復陽參同典試官郝士膏復傳旨將乾學削奪乾學籍居京城  
守謙微時故與有隙至是已夤緣瑯門下爲錦衣官知乾學方以

觸瑯懼禍擁集二十餘人突入其家稱奉駕帖拏問乾學方俯伏  
聽旨諸奸將棍石亂擊又傾搶財物一闔而散乾學竟以毆傷鬱  
憤而死又有吏部郎蘇繼毆家居河南縣因楊忠烈被逮過周  
旋之於檻車中旋有以其事入告者將遣騎逮問先使人恐嚇之  
蘇因懼禍自縊死

山西巡撫柯昶巡按安伸問張慎言遣戍回奏奉旨張慎言黨邪  
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盜律永戍姑依議其周宗  
建賊私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  
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將宗建  
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周公初入臺卽有疏參逆閹與客氏時閹猶未改名所謂魏進  
忠是也閹深恨之其私人郭鞏交通亂政公復再疏排擊不遺  
餘力忠賢旣專政鞏力修舊怨故及於禍

繆公與高邑應山諸公素以聲氣相往來門戶黜陟預參未議

然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楊公劾璫被逐後璫拘其長班入內拷問長班對以惟繆翰林來寓商量三日故遂有代草之疑深中璫怒然代草實無是事繆公自序中辨之甚詳矣

織造太監李實奏欺君蔑旨等事奉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措勒袍價致連年誤運且託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周宗建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宗建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李實齷齪不識字在蘇杭日惟以參論府佐楊姜事與巡撫周公爲難然未有殺人意也適有他事偶失歡於逆璫實司房在京求解於李永貞語以必參處某人等可以免咎遂爲代草此疏或云勒取空印本入京令李朝欽等串謀同寫故後得減死

### 未知事確否

直隸巡撫毛一鷺以民變聞奉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旨已再疏三疏直云周順昌植黨附邪藉口起釁用作招搖號召夥眾擁擠鼓噪幾無天日已密擒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以顏佩章等請速正典刑又以吳時信等同惡相濟分別遣配併黜諸生王節等五人於是復奉有漏網渠魁之旨將并羅入廢籍諸臣云

浙江撫按亦疏奏官旗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著撫按差官解京自後奉旨拏解皆下撫按不復遣緹騎矣

黃煜人變述略曰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子丑間逆璫專政屠毒縉紳所仇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郎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吳縣周吏部江陰李侍御史部直節抗爽遇事敢言初傳有點將等錄皆逆黨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

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有皇甫威明之恥益奮發無顧忌  
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  
甚具毛一鷺繼撫吳固璫義子也泣任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  
示之一鷺恨甚先喉倪文煥疏參與魏給諫連姻事削籍矣至  
是復以李實疏構及之而逮逮者至邑令陳文瑞叩見曰公稍  
了家事吏部曰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僧求書庵額此  
當了卻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畢曰此外無一事矣遂同令君  
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未卽開讀士民間之無不灑泣欲爲請  
命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  
諸生楊廷樞王節等前述士民意按撫戰栗不語一尉厲聲曰  
今日事與秀才何預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一人從人肩上  
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梃械者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  
遂與諸尉毆吏民喧從之首一人卽顏佩韋餘四人馬傑沈揚  
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來尉曰實魏上公命

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其殺僞旨者一尉匿梁上驚墮而死是日  
開讀不成禮眾還過姑蘇驛遇尉之往浙逮黃侍御者騷擾驛  
遞復聚毆之沈其舟燬及駕帖事聞璫頗驚曰財賦盡在江南  
奈何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任讞成大辟處決五  
人顏色不改璫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乃命浙江巡撫潘汝禎  
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矣天祚聖明逆  
璫授首蘇州祠成而卽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題曰五人之墓  
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  
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太守曾公櫻素惠民  
撫之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蔡士順紀略曰熹宗朝逆璫害正緹騎四出丙寅三月十五日  
逮及周蓼洲吏部次早余亟往省已在公廨矣諸友至者數百  
人蓼洲神情意氣不異平時見余卽問兄知李仲達否因出李  
實疏旨相視則仲達暨高景逸總憲周綿貞撫臺黃白安侍御

俱在逮中姚現聞太史時在金涇寄言馮杜陵促余亟宜往常  
州視仲達十七日遂別蓼洲解維行十八抵無錫聞高總憲已  
自裁十九晨抵常州謁吳巒穉知仲達方抵城下仲達鄉居聞  
逮束身待罪候邑令至即攜手登舟如長空孤鶴形影相弔情  
事絕苦余望其神情意氣與蓼洲無異也曾二雲府尊過舟中  
談良久年誼甚篤後江陰岑令公來同余見官旗於南察院議  
所以酬之者仲達雖爲司理入踐臺端而清介絕塵即常俸所  
入俱爲尊人見復公佐酒費橐無私錢時見復在家設處未得  
卽至廿一日見曾公聞有蘇州箠斃旗校事曾公私語此信上  
聞朝端或從寬政可望生還忽報南察院前有數千人忿激如  
雷言李官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奮臂大呼欲  
殺旗校府尊卽往曉諭囑余促仲達至余翊捍同行填街塞巷  
馬不能前仲達下馬拜求眾方解散因遷官旗於東察院陳兵  
衛之廿三日開讀尚慮民情洶洶或生變如蘇防禦嚴肅不許

一人隨入獨余周旋其間得觀駕帖仲達拜闕畢遂留院署官  
旗亦知仲達居家孝友人共稱冤未嘗繩以法也是夕父子同  
宿署中廿三日遂行仲達慷慨就道真有百折不回之氣同行  
者其兄伯發及友人陸養素陶自然也臨別託余謝府尊余不  
勝嗚咽府尊亦淚下嗣後委曲周旋不遺餘力若曾公者當於  
古人中求之矣蘇城激變一事撫按具題密緝當日諸人而二  
三同志皆入網羅賴寇禮亭府尊曲加保全得免鉤黨之禍曾  
寇二公爲德於吳至今棠蔭兩地也曾名櫻江西峽江人寇名  
慎陝西同官人成明義記遺事略云丙寅春仲達被逮舟至毗  
陵吳巒穉先生逆之於道憩之家飲食慰勞如平生歡仲達篝  
燈閱先生兩郎文歎曰兩君皆遠到器惜吾不及見先生愀然  
命兩郎輟讀茲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但勿  
學汝真正讀書仲達曰還須勿令從好先生始得忽不覺相視  
而笑翊日徐子元修自江上來相對悲憤欲慟仲達止之曰元

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數言便堪不朽耳先生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庵餞之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庵微視元定不異平時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親見此一番光景真一夕千古遂共命酒呼盧仲達浮大白自賞曰飲酒恨不足今宵足矣越日緹騎促行仲達遂入就公署宿先生復入署相存仲達索先生素所讀易袖珍本者自攜先生喜授之曰吾祝汝爲薛文清乎遂灑然登舟而別先是仲達從先生學時會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亭曰清風亭仲達恍然疇昔先生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仲達曰差不令此亭笑人耳嗟乎廉頑立懦仲達真足風千秋矣

鄒嘉生序端友集略曰逆璫陷殺諸君子獨於吾友仲達不能措一詞蓋仲達所謂真忠孝人也誦其詩讀其官友其人問其官問其鄉而忍殺之者非人也而崔賊忍殺之且必殺之仲達就檻車之日傾城號踊而仲達引滿自如其師吳巒稚以一讀

書秀才館之飲之不少變色緹騎環集其舍不爲動嗚呼此豈尋常師友哉余猶憶夜分過巒穉叩仲達此時胸次什麼生仲達笑言吾亦有解吾前生當是蔡京章惇受用太過須此輪迴耳微諷以高總憲之義輒泣然曰昇有老親在嗚呼仲達乃所謂真忠孝人也吳先生諱鍾巒武進人以宿儒教授里中先忠毅少從先生學以道義相砥礪先忠毅殉難後先生簡當年往還尺牘詩文彙編曰端友集行世同志題序甚多僅錄一二以見其概後先生以崇禎甲戌登第國亡殉難去先忠毅之變已二十餘年端人端友始終一揆故并誌之於此若大節別有紀載茲不具述云

高公先一夕聞逮信卽作遺表曰臣雖削奪舊系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生結願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上書畢自沈園池中北面捧心屹立不動水僅濡下體家人奔救之已氣絕矣 蓋公生平學問得力故去來

三朝異紀三  
之際脫然無礙如此縣令欲執其子付緹騎賴會郡公釋之已奉旨追究漏洩根因仍坐以配贖亦賴會公保持得免大累諸公先後逮到皆奉旨送鎮撫司打問許顯純掌司事而崔應元副之到卽一夾一拶敲入十笞四十棍謂之一套拷掠時有名爲聽記者倨堂中指揮如意又有打事件者絡繹道路必取內意發落各坐贓四五千不等復奉嚴旨五日一比每比必酷刑交加至五月中因天變停刑始少緩須臾而繆公則先以四月二十九日畢命矣六月中仍開刑嚴比周忠毅公周忠介公俱以十七日報亡黃忠端公以二十九日先忠毅公以閏六月初三日相繼亡所以致死之狀不能詳亦不忍詳其未完贓銀仍行原籍勒限拘家屬追比周忠惠公以閏六月十六日下獄卽奉旨照李實原參坐贓十萬勒限嚴比至九月初十日報亡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方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

東自順成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蕩壘穢氣薰天瓦礫盈尺飛舞街道門戶毀裂一空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蕩狂奔肆行之狀舉國若狂象房震倒羣象亦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歷時方散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直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衣服俱飄在西山挂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仕紳在途打傷者甚多至壓死家眷婦女者又難枚舉矣

朝天宮三殿兩廊災焚房屋一百三十一間宮中獸頭沖下打死內官二人有詔下廷臣修省兵部尚書王永光疏言諸臣條上封事有停刑罷稅外卒未能寬恤何人恩免何項概以知道了三字答之委之不知猶云俟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奉

三朝野記三  
旨以危言激賂責之

永光先有疏頌璫矣至是因司屬王陞張履端強之疏救大獄  
因天變請修省寬刑大拂內意未幾放歸崇禎初遂借忤璫名  
起位冢宰肆惡種種事詳後紀

刑部尚書薛貞審成揚州知府劉鐸獄詞上之命斬於市初錦衣  
衛緝得遊僧本福指爲東林淵藪乘機造謗以鐸詩扇爲證既下  
獄以前詩爲歐陽暉所假事白得釋在京候補復爲張體乾緝獲  
誣與方震孺同謀爲在獄李承恩李柱明用賄求寬下鎮撫司提  
問又誣以與假官曾雲龍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發刑部定罪  
始擬戍既擬絞忠賢矯旨令重擬尚書薛貞遂阿內意參司官賣  
法削職方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咀呪重臣決不待時疏入允  
之鐸與曾雲龍家人劉福等即日駢斬於市方貞再鞫時語鐸曰  
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爲重他人生死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  
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撲之二十崇禎初定逆案貞與張體乾

俱擬斬

命逮歙縣民吳養春吳君實程夢庚等解京究問養春與養澤兄  
弟分財構訟有年至是澤之僕吳榮至東廠首養春侵占黃山種  
種罪狀遂遣緹騎逮問懸坐贓銀六十餘萬不止又坐追山場木  
植銀三十餘萬差工部主事呂下問刻期追解下問攜僕妾三十  
餘人至騷擾愈甚搜通邑富戶科派之於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  
縱放白役逼辱婦女民不堪命羣起鼓譟下問懼挈僕妾而逃焚  
棄敕書事聞復遣大理寺副許忠吉代下問吉本歙人至則以上  
官體自豪濫詐鄉人納賄作奸士民復闐然起賴知縣倪元珙委  
曲調停之始定

編修吳孔嘉與養春有世仇時以纂修要典入璫幕故引吳榮  
構成此獄波累合邑慘殺多人後坐逆案問徒

御史梁夢環先以查關稅嚴旨責令回話至是奏上奉旨梁夢環  
姑不究熊廷弼雖正典刑家資巨富其取發關外軍前銀十七萬



二千兩並無開銷著彼處撫按提家屬追贓變產勒限解部以助大工狗情隱飾責有所歸左都周應秋亦疏言撫按追贓當嚴犯官楊漣左光斗等贓私鉅萬奉旨追助大工迄今絕無消息各犯其家不貧其居易結請置循環簿二扇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沈閣等弊奉旨這奏深裨益憲綱楊漣左光斗等贓私限刻期奏銷

楊公居官廉潔被逮日不能具官旗費士民置募簿於四門醵金助之追贓令急宅居盡鬻母妻棲止城樓乃言家私巨萬應秋良心死盡矣大獄既興凡可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縣楚煙追比肆毒於周忠惠公子彥陞江夏知縣王爾玉逼死熊公子兆瑗黃州推官王萬金於梅公之煥之獄鍛煉周密惟吾郡郡侯會公櫻護持先忠毅與高忠憲二家不遺餘力至捐金以應緹騎寬限以比冤贓種種厚德不盡述也又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蘇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

瑞庇覆周忠介家武昌推官鄧來鸞委曲周全熊公家皆一時之卓然者

陞周應秋爲吏部尚書崔呈秀爲工部尚書應秋素極鄙穢先年求司空缺於趙高邑至屈膝不已趙鄙之常語人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掃地至此至以媚璫陞豕秤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目手復狠辣凡門戶中糾本參及者輒借推陞題目以供誅求爲之同心行事者文選郎李夔龍也遂至削奪無虛日後定逆案評云頌美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爲文蔭借推人以處人擬戍遣李夔龍則以附奸媚逆望風承旨引交結近侍律斬以兩人較之則應秋之罪實未蔽其辜也

虞大復應秋之壻也素以狂逸自負致書應秋云挾泰山以超北海在壻固不敢望入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爲時傳頌竟由南郎陞江西提學副使後亦入逆案

崔呈秀母死當丁艱奉旨奪情不准守制遂緋袍視事如故禮部

尚書來宗道爲之題覆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時讀至此上亦艱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已又命兼左都御史列銜都察院蓋欲箝制諸御史此又從來官制所無至七年■月不由會推內旨改任兵部尚書既握天下之兵權矣祖制任大兵者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呈秀竟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不特背祖制直顯著無將之心云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聞皇祖年間有逆犯噉生光捏造妖言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爲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嘿佑寶璽呈祥曩朕憬然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復芟除而脅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改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惘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徒怙惡不悛密弄綫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

軍番嚴加體訪如有前項姦徒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卽先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時有匿名榜揭後宰門道忠賢反狀忠賢怒疑中宮父張國紀及被斥諸臣爲之因增邏卒數百人欲以此興大獄盡殺林下疑似諸賢而由國紀以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府丞劉志選偵知之遂疏參張國紀罪狀罄竹難書有媒宮婢韋氏作妾鬻獄輒稱懿旨等語內訾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直指斥中宮氛祲甚惡末復云肘腋重臣殫忠彌亮協贊中興閒有伏莽之奸藏頭露尾投閒抵隙爲一網打盡之計前之謗書今之蜚語望叮嚀緝事衙門嚴拏究治蓋匿名榜所指忠賢佐命七十餘人故志選有一網打盡之語御史梁夢環繼疏參國紀罪狀引志選丹山之穴等語以傾中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祿回籍省愆中宮性鯁直數於上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

又上一日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上默然忠賢聞之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身懷利刃上大驚送廠衛逆闖欲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以興大獄謀之王體乾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閒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

中宮為秉筆劉克敬所選忠賢因遷怒克敬并其照管老闖馬鑑俱降發鳳陽縊殺之既殮復蘇眾人俱聞棺中格格有聲畏逆賢故遂埋之崇禎初聽歸改葬志選夢環崇禎年俱以傾搖母后逼逐戚臣擬大辟斬決

先是中宮之立上決之於穆廟趙貴妃云此女端重遂立之其客氏所欲立者宸妃王氏也以此客魏相結布計搖動中宮云

蔣允議讞語曰逆璫方張舉國若狂大率操戈矛於儕輩開羅網於縉紳耳未有敢發大難窺伺宮幃借搏擊貴戚之名行離

間國母之實如二臣者幾令天子不得庇其外戚國母不能全其生父即寸斬二奸亦不足贖乃志選潑口兇鋒脅持問官曰薛貞枉殺劉鐸致有今日之反坐前車可鑒此無論盈廷討賊與密告羅織者不同而以譏刺逆璫者與讒謗國母相提而論其不道無人臣禮莫此為甚矣以奸邪兼之悖逆罪在十惡之條應從罵母之律

浙江巡撫潘汝禎首疏請建魏忠賢生祠用致祝釐奉旨據奏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災傷革百年相沿鋪墊宜從眾請用建生祠祠名與做永恩織造太監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之中備極壯麗時有原任提學副使黃汝亨過其地微發詫異語守祠之監叢毆之立斃地方不敢問此建祠之始從此效尤成風總由汝禎作俑也疏語皆揚詡贊

三朝野記三  
歎幾同勸進旨亦駢語相答稱頌惟恐不至旨中必以朕與廠  
臣並稱而不名疏與旨俱不全錄者不勝錄不屑錄但錄陸萬  
齡一疏者侮及先聖尤爲亙古異事以見人之無良有非思議  
所及也

時內閣票旨者爲顧秉謙萬立極馮銓未幾顧馮去位又增施  
鳳來張瑞圖李國樞諸人中惟李稍能以禮自持而保救張戚  
畹尤多其力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爲廠臣建祠虎邱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請  
建祠薊州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疏同鳴泰又請祠  
額疏內云人心之依歸卽天心之向順恭照廠臣魏忠賢安內攘  
外舉賢任能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其全且於兵農禮樂之司  
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宏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  
額與做廣恩祠成迎賢喜容至巡撫劉詔等俱行五拜三叩頭禮  
兵備副使耿如杞見其像冕旒執玉惡之止一揖不拜詔遂疏參

如杞立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送刑部擬罪尚書薛貞當以  
大辟論斬璫敗後得復官

鳴泰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依歸天心向順尸祝之疏幾  
同勸進之文像安得不冕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詔曰恭  
照心不勝誅矣

鳴泰又疏請建祠密雲祠名崇德劉詔倪文煥梁夢環疏同鳴泰  
又請建祠昌平通州昌平名崇仁通州名彰德劉詔等疏同鳴泰  
又請建祠涿州祠名宏愛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梁夢環疏同鳴泰  
又請建祠河間祠名仰德保定巡撫張鳳翼巡按倪文煥疏同鳴  
泰又請建祠保定祠名旌功鳳翼與巡按盧承欽疏同靈遠巡撫  
袁崇煥疏請建祠遼東祠名德芳總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泰疏請建祠天津祠名威仁鳴泰卓邁疏同提學  
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

運泰迎喜容於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像至祠所

安置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武諸官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  
福口稱某名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千  
歲陞拔又叩頭謝致詞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汗下運  
泰洋洋甚得意焉

宣大總督張樸疏請建祠宣府祠名隆勳巡撫秦士文巡按汪裕  
張養素疏同張樸又疏請建祠大同祠名嘉猷巡撫王點等疏同  
中書郭希禹疏請將自置山地二百畝敬捐以祝廠臣喬松之壽  
大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爲廠臣建坊以示華夷有旨名一代  
崇功

大同祠成上梁之日王點託病不出故急逐之而用翼明翼明  
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禎疏請建祠五臺祠名報功總督張樸巡按劉宏  
光疏同登萊巡撫李嵩疏請建祠有旨准於府城水城各建一祠  
靈海院名景仁蓬萊閣名留敬山泉巡撫李精白疏同延綏巡撫

朱童蒙疏請建祠榆林祠名祝恩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莊  
謙疏同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建祠房山祠名顯德又  
疏稱房山知縣楊齊芳捐銀百兩士民高甯等捐銀二百兩置買  
香火地附祠崇報上林苑鄉宦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建祠蕃育  
署祠名感恩督理崇文商稅戶部主事張化愚疏請建祠房山縣  
長溝地方祠名廣仁督理蘆溝橋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建祠橋  
側祠名隆恩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公  
疏請建祠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建祠宣武門內順天  
府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洌疏同并請賜御製碑文祠名茂勳上  
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建祠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  
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  
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建祠永安門

內閣李永貞最爲逆賢用事家在通州蕃制匾額送至其第永  
貞不受人皆快之

國子監監生生員陸萬齡曹代阿等疏言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蕪子輿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我明列聖相繼聖道昭明不意顯皇中年東林偽學自立旗幟欲釣高名忍捏浮詞巧巖君父誣先帝為不得令終陷陛下為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所必誅孟舌所不赦也恭遇中嶽毓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督厥魏疏中但稱提下世貞心佐一朝乾斷披丹開導首勸鸞輿視學竭力匡勦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遞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最有功世道人心為聖門攸賴者茲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凶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卽廠臣之誅少正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孝此卽廠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為魍魎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為邪慝冒備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廠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廠臣之教

佩服廠臣之訓念帝都為起化之地國學為首善之區伏願於監西敕建廠臣生祠後楹卽祀甯國先公與先聖啟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顯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亂國是構釁宮闈賴廠臣獨持正議匡挽頽風一時門戶之奸如鏡照膽兩朝慈孝之媿若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於安內攘外剔蠹除奸免罪蠲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貼席緩帶家誦戶絃皆廠臣恩德所被太學諸生請於國學建祠祝釐具見葬好卽著鳩工舉行

蔡士順曰萬齡欲孔子先禪素王然後禪以天下也聖輔二字便是舜禹之案三朝要典襲六經而七矣

後有監生李映日疏引周公用天子禮樂郭汾陽封王例時烈皇已登極為通政使駁寢未上故映日亦未入逆案僅下獄問罪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

公疏請建祠賜額名德芳保定侯梁世勳疏請建祠安定門外五軍營大教場祠名著愛襄城伯李守綺疏請建祠京營祠名鴻勳靈璧侯湯國祚武清侯李誠銘各疏請捐資附祠共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建祠省城內云廠臣仁威彈壓乎山川熾澤滲漉乎中外堯天之魏蕩帝德難名時雨之霑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疏同巡按黃憲卿疏請又有旨祠曰湛恩

一祠兩名於是議兩殿分懸撫前而按後焉

精白先以麒麟歸瑞於廠臣具疏後卽裹送其第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揄揚堯天魏蕩帝德難名噫是何語耶

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復疏繼請上梁之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天地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常明精白以多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惟恐頌禱之未至也濟南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獨不至祠所漕監李明道至河二部

道俱行屬禮廷棟獨以客禮見於舟次李闔送不登岸梁亦竟行不顧歸卽堅請終養時崔呈秀正奪情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各疏請建祠開封祠名戴德

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建宮殿九重宏麗爲古今所無建標祠所直書大工蓋大梁道周鏘祥符令李寓庸爲之延綏巡撫朱童蒙建祠直用琉璃瓦毫無避忌閭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心向附李精白稱堯天帝德皆顯然著擁戴之形不以爲異也總督漕運太監崔文升鳳陽督撫郭尚友巡按宋禎漢巡漕何早巡鹽許其孝公疏據漕道朱國盛等工部等官顧民畧等知府劉應召等合詞請建祠淮安祠名瞻德臨清提督工部侍郎吳淳夫疏請建祠名萃德

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逆祠募疏不發淳夫疏參之遂削職爲民

巡鹽龔萃肅疏請建祠長蘆祠名留恩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

祠武昌祠名隆仁鄖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皋謨疏同

應澤復欲建祠於鄖陽荆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迫之至再蔡以挂冠爭之應澤將疏參聞熹廟崩而止

巡鹽李燦然疏請建祠河東祠名褒勳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劉宏光疏同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建祠揚州祠名瞻恩總漕郭尚友巡按宋禎漢疏同

此祠上梁日熹廟哀詔已頒其孝等哭臨畢仍脫纓經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旁觀者咸爲咋舌惟副使來復不與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嘉允

親王爲國藩屏何德之感何威之劫而乃有此舉乎噫亦異矣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建祠固原祠名懋懿陝西巡撫胡廷宴巡按莊謙疏同孝陵衛指揮李三才疏請建祠孝陵前祠名仁溥命守備太監享祀總督河道蘇茂相請建祠鳳陽皇陵之次祠名懷德南京守備太監請建祠皇城東祠名崇勳時惟福建未有請江

西亦最後七年冬巡撫楊邦憲巡按劉述祖方疏請而璫已敗矣總計建祠共四十所在諸臣旣爲逆賢也人自不敢不爲逆賢也用至楚藩之捐助勳戚之建祠獨何心乎蓋與國同休戚即使改唐爲周革漢而莽尚賴朱虛之誅諸呂太尉之入北軍今乃齊心擁戴罔念國恩生何以覲顏稱世臣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之及而張鳳翼蘇茂相梁夢澤史永安諸人公然漏網其一二守正者亦竟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諸公不得辭其責矣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賜銀幣馮嘉會崔呈秀蔭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孫杰陞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等加銜賜銀幣有差又敕賜忠賢莊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又論寧遠解圍功加恩魏忠賢三等蔭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



世襲王體乾等各陞賞有差既又以廠臣安攘天下加蓋國公魏  
良卿太子太保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安侯世襲時良棟僅  
四歲鵬翼僅三歲餘官各進爵有差

時北兵侵邊進圍寧遠兵備袁崇煥固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內外  
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廠臣指授方略克奏膚公不有  
殊典曷酬大勳吏部尚書周應秋等翰林掌院楊景辰等太常卿  
林宗載等科吳宏業等道安伸等南京部院王在晉等俱具疏頌  
功德或合奏或單詞揄揚鋪張懽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於是封  
爵濫觴益不可紀極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俱加宮保尚書都御史  
太常太僕等銜蔭錦衣者幾及千人陞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寧遠崇煥以賞薄缺望至疏請建祠矣賞薄如故乃具疏引疾  
回籍

是年冬季縉紳戶部有五尚書另有一尚書在吏部管侍郎事兵  
部四尚書工部五尚書一右都侍郎一儒士出身貢部郎署卿二

十二人兩司八人右都一人十三道為卿貳者二十四人六科十  
五人又為尚書一副都五少卿五其守本銜者四人而已  
吏尚周應秋連頌璫三十九疏請益封公侯伯戶尚郭允厚四十  
疏請給莊田祿米等項工尚薛鳳翔四十疏請給第宅鐵券豐城  
侯李承祚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鎮兩都此其最甚者餘不足  
計也

禮部題應天主考奉旨陳具慶張士範俱著陞翰林院侍講云

舊例兩京主試俱用宮坊逆賢抑庶子賀逢聖孔貞運等特簡

具慶士範主應天試徐時泰孫之獬順天試俱從編簡超陞侍

讀真創見也順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秋子周

錄後皆褫革

錄本房中書林萃芳  
錄本房知縣岑之豹

是時主試者因鑒前科試官以錄語得罪無不極力獻諂浙江主  
考陳盟出論題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孟題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三句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出題時有擬此謂惟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張士範歎絕以爲妙同考武進知縣岳凌霄抗言對曰今日之士上固不可得罪朝廷下亦不可遺譏清議這能惡人三字也覺太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答陳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至施及蠻貊湖廣主考李明睿錄敘備列鎮守諸閩名副考李魯生後序極詈楚風之惡訾及宋玉屈原爲纖麗妖靡蓋以逆閩因楊忠烈故極惡楚人也惟江西主考倪元璐出皜皜乎不可尚已題因時方擬逆閩於先聖建祠國學司業朱之後揭示有云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之上故以此暗駁之策問中亦多箴時語至引王文成備宸濠事爲言使逆閩不敗禍不測矣以田吉爲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爲逆閩所喜邊功不加恩蔭維華疏言崇煥功高賞薄乞以己蔭讓之以昭公道末又點崇煥談款之誤有旨切責先是六年秋上幸西苑與二小閹泛舟爲戲忽風起舟覆上與二閹俱溺水中二閹死上幸獲救由此不安至是加劇維華聞之進仙方靈露飲其法

取上號粳大米淘淨入水甑蒸之甑底中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米漸添漸熟水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久之傳諭不用而聖體日漸浮腫醫藥不效逆賢聞之誚責維華華又偵知上彌留遂故作相左之態因崇煥上疏急出此疏且自請出鎮以遠之矣初華以崔呈秀吳淳夫之薦起用其妾有爲逆賢甥孫者刺因稱愚甥孫壻且妾弟陸蓋臣爲午門瑯故得聞內事最早最悉持公封讓子蔭知凶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爲異同也田吉庚戌進士以殿試懷挾被緝罰三科選雜職壬戌以蓮妖之變吉願請纓遂授鄆城知縣搜流民遺產變價入橐乃因逆瑯肺親夤緣陞兵部不三年卽登宮保尚書極品矣後以交結律入逆案斬決

禮部題國子監秋祭文廟有旨遣監國公魏良卿行禮舊例必遣輔臣至是因禮部尚書來宗道獻諛題良卿往行祭之頃怪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伏地久之始能出聲說者謂先聖有

靈不享非類之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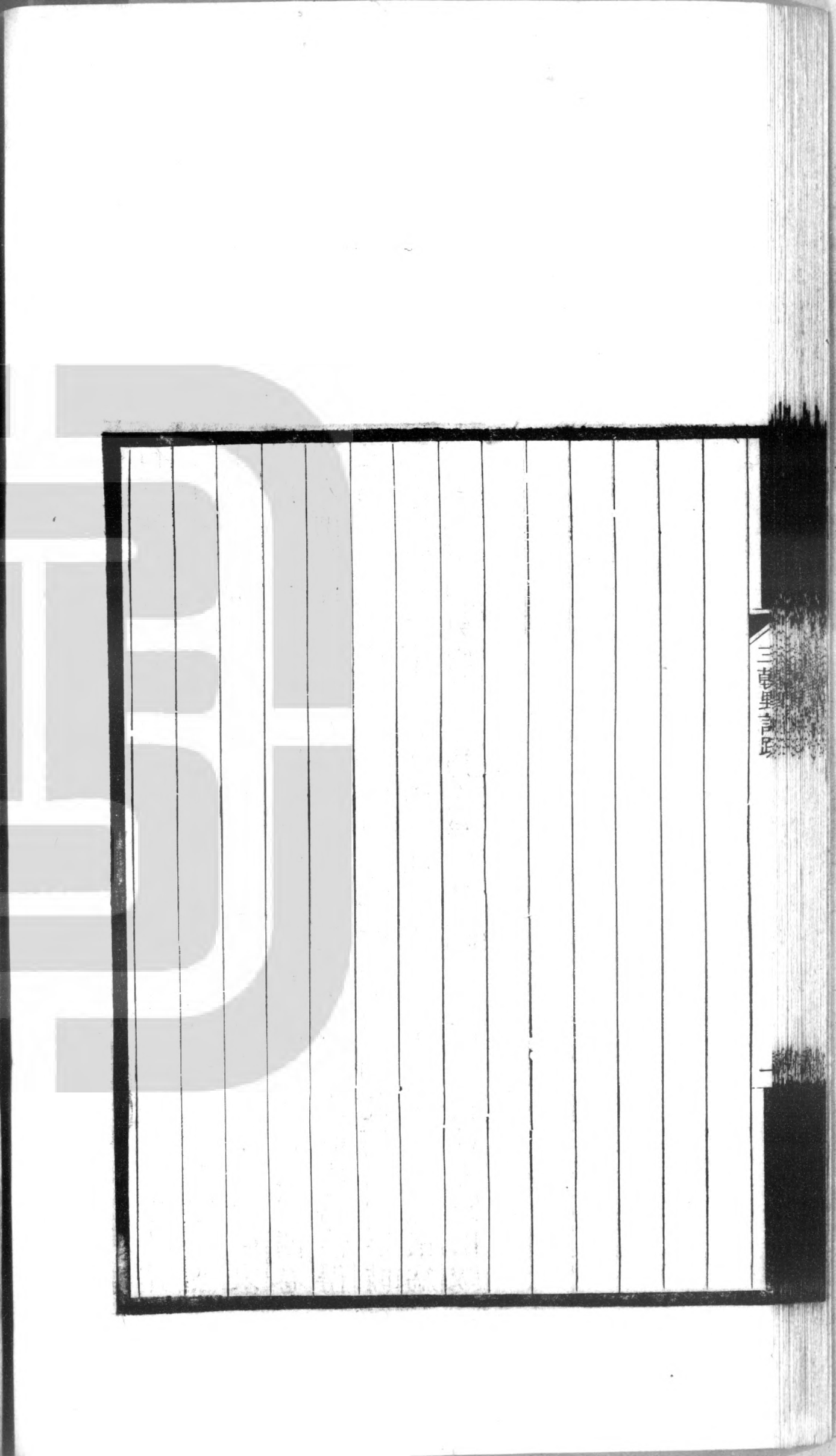
上疾大漸二十一日有旨諭吏兵二部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封伯爵二十二日工部三殿告成敘功奉旨加封廠臣子弟一人東平侯朝臣增秩賜金有差益濫觴於搜功云是時大行崩問已傳二功謝恩之日卽鼎湖攀髯之日所謂旨者非大行非嗣皇也矯旨於無可矯之日所拜之恩誰之恩與噫諸臣七尺之身從此永爲逆闖有矣

是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官乃得入行哭臨禮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私語移時祕不得聞或曰忠賢自欲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逆黨先又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於孺

子嬰忠賢納其說令人諷懿安皇后力拒不可曰從命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乃召信王卽皇帝位  
九月上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愨皇帝  
廟號熹宗

三朝野紀卷三

右三朝野記七卷李遜之撰遜之字膚公江陰人李忠毅公應昇之子篤守家學不求仕進入國朝隱居沒世所著有李忠毅公年譜見魏叔子文集三朝野記七卷見明史藝文志年譜至今未覓得此記先在京師從順德李侍郎所鈔得崇禎一朝爲書四卷刻入前編深以未得泰昌天啟兩朝爲憾光緒丁未迺從茗估得之補成完璧然距初刊時業已十年購書之難如此膚公以當時之人序當時之事不偏不倚宛曲詳盡在明末野史中論議最爲持平亦可想見膚公之爲人矣宣統紀元重陽日武進盛宣懷跋



三  
冊  
第  
一  
冊

